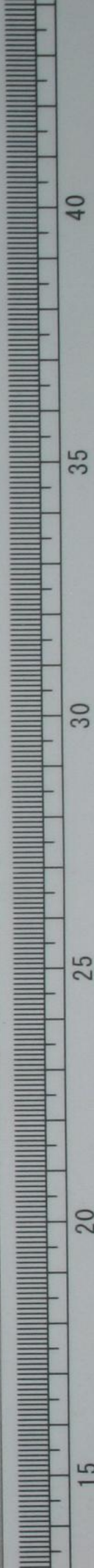


金源紀事詩

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15
2



文庫 11  
D 215  
2

金源紀事詩卷三

青浦湯運泰虞樽著

男 顯業敬甫  
顯榦禮卿 註

老鶴河

紀兀朮敗於韓世忠也

續資治通鑑兀朮欲濟江韓世忠謂諸將曰是  
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  
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  
側戒之日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  
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中伏兵先  
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一人紅袍  
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  
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

金源紀事詩

卷三

一



010190556498

48-11857

終不得濟擄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謂之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准兀朮從之一夕渠成遂趨

建康

粘罕兵南來世忠潰沐陽兀朮兵南來世忠棄鎮江君王狼狽泛海去賢者責備何時償金人眼底若無物龍王廟裡來徜徉忽然廟中伏兵起廟外之兵為角犄三騎疾馳剌兩騎玉帶金袍人去矣江中接戰兵聲亂我循南岸彼北岸艨艟巨艦巨相連龍虎大王何處竄金山戰鼓響瑟瑟山下波濤撼岸雄可憐一夜空聞柝老

鸛河頭路已通

金綱目天會七年正月粘罕敗宋師于沐陽遂入淮泗宋將韓世忠屯淮陽將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罕聞之自率大兵來戰世忠以眾寡不敵引還粘罕躡之戰于沐陽世忠敗走鹽城粘罕遂入淮陽取彭城入泗州南宋書金人入侵命世忠守鎮江已而王瓊潰于江中世忠亦棄鎮江保汀陰宗弼取建康自廣德直指臨安帝航海去

富平縣

紀訛里朶婁室之勝譏宋張浚也

金綱目天會八年九月訛里朶婁室大敗宋師於富平遂取鳳翔宋張浚徵集熙河秦鳳涇原環慶各路兵及吳玠所領合四十萬人以劉錫為統帥迎敵決戰宋將王彥劉子羽等皆諫以為宜固根本不可遽戰吳玠郭浩亦言敵鋒正銳宜據守要害以俟其疲浚不聽行次富平吳

玠請據高阜使不可勝又不聽婁室引兵先至  
與柴囊土藉淖平行直前搏戰兀木亦至與婁  
室分左右翼自日中以至於昏勝負未決兀木  
中流矢拔矢塞土而戰稍卻婁室以右翼助之  
別騎衝趙哲軍哲軍潰餘軍皆奔婁室乘  
勝進取鳳翔關陝大震張浚退保秦州

揮金如土結交好德遠虛名共傾倒上座何能延左車  
空談枉自同殷浩胡然婁室出榜求能獲魏公賞一牛  
聞君弗惜節鉞重在我不以巾幗羞指揮左右藉淖進  
鄉民小寨鐵騎躡與柴囊土氣無前拔矢塞土目不瞬  
敵鋒如此良難禦據守要害真知兵曲端軍狀皆欲裂  
睿宗功德歌當成吁嗟乎李伯紀尚欲排秦會之尚與  
偕是非不明事事乖四十萬眾如草芥豈徒符離心學

長與睡語供詼諧

何氏備史浚輕銳好名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閒士  
之有虛名者無不牢籠子杖以道學盛名父子為宗  
主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為君子有指其非者即目  
之為小人五路復兵三十萬無一人敢言其非至四  
年辛炳始言之不過福州居住而已陳允錫史緯  
張浚屢奏欲取山東德壽謂孝宗日毋信張浚虛名  
將來必誤大計至符離師潰可謂知臣莫若君矣  
劉定之宋論浚為將其視趙奢之下許歷韓信之拜  
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矣南宋書張浚字德遠綿竹  
人浚既抵興元金帥婁宿兵已在永興浚合五路之  
師復之集諸將問大舉之策曲端言必敗浚怒令責  
軍狀日如不敗請伏法時金屯相去八十里浚移文  
約戰婁不答浚榜日能生擒張浚者賞牛一頭浚再約戰婁  
鉞宿亦榜日能生擒張浚者賞牛一頭浚再約戰婁  
宿許之至期不出如是者三幕客請以巾幗遺之諸  
路鄉民運糧草絡繹每州縣自為小寨什伍相連婁  
宿選騎三千令折合將之囊土逾淖徑赴鄉民小寨  
鄉民奔亂趙哲軍甲而出金將林忠義驟以鐵騎躡

之哲部驚潰旗不及捲眾呼日趙經畧走矣五路軍皆潰完顏匡傳顯宗命匡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詞曰我祖睿宗厚有陰德國祚有傳儲嗣當立滿朝疑懼獨先啟策徂征三秦震驚來附富平百萬望風奔仆靈恩光被時雨春賜神化周浹春生冬藏蓋取宗翰與睿宗定策立熙宗及平陝西大破張浚於富平也按睿宗即訛里朶張浚傳高宗即位累遷殿中侍御史宋齊愈伏法浚疏救之因言李綱有無上之心盜起藉綱為名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也又論正字胡程自託李綱陰中善類陳東之疏理實筆削宜投之荒裔以為臣戒按李綱字伯紀秦檜傳字會之江寧人六年帝駐驛平江召檜赴行在檜張浚薦也何氏備史張魏公素輕銳喜功好合虛譽符離軍潰國家數十年所積資械蕩棄無餘方其酣寢晏然稱是心學然當萬眾崩解時一人心法遽能收拾否周密齊東野語張魏公出督陞辭與高宗約日臣先驅清道約至汴京作上元會岳飛聞之日相公得非睡語乎

仙人關

撤離喝攻關紀宋守將吳玠吳璘也

金綱目天會十二年三月攻宋仙人關不克撤離喝既克和尚原謂蜀可取宋守將吳玠吳璘策其必攻仙人關乃於關西殺金坪之地別築營壘至是撤離喝兀木及劉夔等率步騎十萬來攻玠以萬人守殺金坪及劉夔等率步騎十萬書抵玠謂殺金坪地勢濶遠宜益修二隘然後可守玠從之急治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與玠會撤離喝先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來攻玠令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乃分軍為二韓常陣於西兀木陣於東璘率銳卒介其間戰久璘軍德退屯第二隘撤離喝復以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人不能上死者層積撤離喝駐馬四望日得之矣翼日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曳之復正乃用火攻仲以酒缶撲火皆滅明日復戰矢中韓常目撤離喝度不能克乃還屯田鳳翔

和尚原為蜀口子龍有膽曹兵走仙人關鑿鐵山諸葛  
出師仲達還駐隊矢千百連紫白旗左右旋我有四長  
只自憐至計莫若鬻音剌鬚妻孥雖來亦徒然何能共  
樂名山川嗚呼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吳家兄弟力過劍

閣龍門堅

錢士升吳玠吳璘傳論危乎蜀道之難一夫當關萬  
夫莫窺故子龍一身是膽而漢川以安文長氣吞曹  
兵而庸境不擾向若張浚五路之敗而無玠兀術三  
次之侵而無璘蜀其為金土久矣續資治通鑑吳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尙原積粟繕兵列柵為  
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  
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金將沒  
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尙原  
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化山索戰玠命諸將堅待之更  
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

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狂於常勝及  
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癸酉兀術會諸將  
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賣鷄結連珠營壘石為城  
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尙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  
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少  
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神全  
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  
術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剌其鬚髯而遁通鑑兀  
術撤離喝劉夔師步騎十萬破和尙原進攻仙人關  
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吳玠傳明日大出兵  
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  
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是役也金自元帥以  
下皆攜妻孥來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則還據鳳翔  
又玠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  
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日堅忍日重  
甲日弓矢我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  
忍重甲則用勁弓強弩弓  
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

皇弟碑

撤離喝鎮撫陝西紀逸事也

王昶金石萃編皇帝統經畧郎君行記譯文云大金皇帝都統經畧郎君嚮以疆場無事獵於梁山之陽至唐乾陵殿廡頽然一無所睹爰命有司鳩工修飾今復謁陵下繪像一新迴廊四起不勝欣然與醴陽太守酣飲而歸時天會十二年歲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尙書職方郎中黃應期宥州刺史王圭從行奉命題按女直書別無傳者僅見此碑因摹錄之

乾陵風冷蔓草荒颺颺競走梁山陽完顏都統逐銀麀頽垣敗瓦心頻傷忽焉棟宇生輝光鳩工修飾開迴廊是時大兵潰淮揚韓家五陣連天長郎君屯田駐鳳翔熙河捷後兵氣揚彎弓重騁校獵場醴陽太守爲舉觴啼泣不事新酒香從行風雅推黃王題名榮過空桐龐

古紳制作只數行願揚百本什襲藏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右記文稱皇帝都統經畧郎君而不署名金石家或以宗輔當之然宗輔乃太祖之子太宗之姪碑刻於太宗時不當稱皇帝也或以撻懶當之攷金史紀傳其時撻懶又不陝西予謂此郎君乃撤離喝也撤離喝本金之宗室又爲世祖養子則與太宗爲昆弟行宜有皇弟之稱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元年十月宗弼爲吳玠所敗自河東還燕山左副元帥宗翰留宗弼在軍中更以副統撤離曷爲陝西經畧使此云都統經畧正與繫年錄合蓋由副統遷都統也繫年錄又云夔宿引兵來犯吳玠擊敗之撤離曷懼而泣金人因目爲啼哭郎君是撤離曷本有郎君之稱矣金史本傳不載除都統經畧使殊爲闕漏當依繫年錄及石刻補之金綱目天會十二年冬十月塔不也及宋韓世忠戰於大儀敗績宋韓世忠屯揚州遣解元守承州以當步卒親提大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示必死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以待塔不也掠五陣而東世忠傳麾鳴鼓伏兵四起復令背鬼軍

各持長斧上搵人胸下斫馬足塔不也等二百人悉  
 被擒其在天長之啞口橋者亦為董敗之所敗又世  
 忠遣解元至承州北門設水軍夾河而陣一日十三  
 戰勝負猶未決世忠遣成閔來援自楚來攻承者亦  
 敗世忠親追至淮諸軍悉潰自伐宋以來未有如此  
 之敗北者按撤離喝自天會八年十二月以婁室  
 既卒鎮撫陝西十二年四月取熙河宋經畧使關師  
 古降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空桐龐傑題名正書  
 合貞元乙亥三年五月在乾陵無字碑  
 古紳舊作谷神詳見前女直字註

攀臂帛

戒窮兵也

大金國志元朮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眾南  
 征既而回攻陝右以侵鄜外至九年冬由河東  
 歸燕山是行也宋陳思恭戰於姑蘇韓世忠戰  
 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吳玠戰於劍外凡四戰  
 皆敗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  
 三四往往扶舁呻吟而歸至於兀朮尚以箭瘡

帛攀其臂兀朮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宿六馬  
 而還平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兀朮之眾自是  
 不振

金喜兵實苦兵。豕身挂箭埋後營。一臂強萬夫。殃幅帛。  
 自攀亦自傷。短笛吹征衣。悄飲馬歌催。人老折臂三公。  
 不可為愁看。雪滿交河道。君不見韓家快兒戰。不止左。  
 右只留一目視。

曹勛松隱集飲馬歌邊頭春未到雪滿交河道暮沙  
 明殘照塞烽雲間小斷鴻悲隴月低淚濕征衣悄歲  
 華老自注此腔傳自金中飲午馬即橫笛吹不鼓不  
 拍其音悽斷兀朮每對陣吹此則塵戰無還期也  
 大金國志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  
 有夜宿太原府祁縣女真千戶斜也孛堇之營見斜  
 也將行與其家下泣別殺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  
 作小弓箭挂豕身而埋之於後營家人祝之日斜也



已陣亡葬之矣此女直怯戰之跡也按料也今作舍音兀木於天會十一年再攻仙人關幾為吳玠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自此見知於兀木常為遼東漢軍萬戶慶和之子小名快兒慶和死襲父爵以總遼東漢兒兀木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按金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亦見國志

越王妃

紀兀木妻耶律氏也

夷堅志契丹季年常勝軍校龐太保妻耶律氏詣燕山樂先生卜肆問命卦成樂驚曰平生所聞人無如夫人之貴非后妃不足當之今服飾若此何也耶律笑曰我夫一營卒耳近以微功方遷隊首猶未免飢寒安望王侯樂曰夫人不大貴吾當焚五行之書既而金人滅契丹首領兀木至燕見耶律氏美納之而殺其夫後封越國王妃妃方頤修領明眸華髮權畧過男子

兀木驚畏之先公在燕時熟識其收子奉使日接伴使日工部侍郎龐顯忠蓋耶律在龐氏時所生也按兀木初封藩王見本傳繼封越國王見熙宗紀後追封梁王見宗室表

樂先生善相人命術直過伊憲文龐家娘賽壽昌越王一見其夫殃人惜越王娶不早我恨夫人命太好何似終身龐太保封冊侍郎受一道

夷堅志宣和中熙州永洛城寨卒吳祈因數與夏羌戰立功至指揮使所部兵坐不戰為寨主撻治祈天性寬仁御眾不尚威罰或有過失多全護之既反遭杖責頗羞憤值術士經由到門漫訪以年命亦始欲陶寫抑鬱初無榮望也卦成術士曰君此去當發然所謂白骨封侯身後方貴祈笑而不言士問曰有子乎日有兩子頗習學武藝遂出長子庚申示之士驚日貴不可言成治國功名異日當享王爵至問次子又日此尤勝前者生當封侯祈愈不信送之去同首言我姓伊名憲文河中府人隱居首陽山下今海內

將亂我不可久此善記我言無忘忠孝所竟以戰沒  
二子延思得官長卽玠官至使相死贈益王次卽璘  
至太傅新安郡王死追封信王所累贈至太師極品  
金國志兀術成邊屯於黎陽時上以新喪恐南宋  
乘而伐之故也窩里盟自燕山人見卒於路兀術赴  
喪取其妻壽昌娘子以歸於黎陽壽昌小名姓張渤  
也海人也

### 柳林議

#### 紀歸宋秦檜也

軍清臣脚氣集金諸大臣會於黑龍江柳林議  
遣秦檜歸國言彼得志我事可濟至計果得行  
廢殺諸將而南北之勢定金亦德之誓書中必  
有不輕易相語而檜亦發宇文虛中事以報之  
金國南遷錄天會八年諸臣慮宋君臣復讐  
思有以止之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使其臣順  
我佯不從而勉以聽或可以定忠烈王曰惟張  
孝純可忠獻王曰此事在我心裏三年矣只有

一秦檜可用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  
雖拒而中常委曲順從而檜始終言南自南北  
自北因說許某着手時只依這規模分別  
今若縱之歸國彼喜慷慨說事必是得志

趙家人士紛來燕中有一人瘦而髯目光閃閃夜欲燃  
其心有如上百千尋之絕壁下臨不測之深淵焉得使  
之竟南旋一枝玉檜盤鬱遮遙天遮遙天協臣鄰集羣  
議姦細臻陰鷲實過張孝純三年粘罕心檜心知忍負  
宋不負金噫嘻乎南自南北自北萬里人非蘇屬國柳  
林讓比長蛇毒明月秦城日車覆五國城中歸朽木

姚桐壽樂郊私語常氏有像一幅瘦惡而髯帶貂蟬  
冠上有贊曰佑時生甫同德暨湯云云後題紹興壬  
申門下士魯璞拜書檢宋苑茂明集有代賀秦太師  
畫像啟乃知是摘啟中數語爲贊耳  
陳繼儒偃曝

談餘檜眼有夜光通鑑檜性陰險深阻如崖竄不可測劉定之宋論君子觀宣和殿檜生玉枝則知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宋元通鑑翟汝文雖為檜細故不得久居位咸淳臨安志紹興元年禮部尚書秦檜參知政事龍圖閣待制孫覿賀檜有日盡室航海還復中州四方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乃拜拾遺檜以為議已大怒俞成螢雪叢說詩僧上秦師垣壽日不祝公兮椿與松椿松老大空無用不祝公兮龜與鶴龜鶴泊沒徒泥中祝公願作天上月歲歲年年常皎潔錦城初動五更鐘引領衆星朝北關秦大喜南宋書秦檜傳紹興十三年楚州奏鹽城縣海清知虔州薛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於是粉飾治具為苟安計不復巡幸江上矣台州會亭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鼻夔稷契為不足必日元聖十月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進士施鏞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自此頌詠諛益多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愿中由此得召張扶請檜乘金根車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一時忠臣

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奉為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為功凡論人章疏皆檜自草以授言者識之者日此老秦筆也周密癸辛雜志楊髡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凡七年而後許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於龍德別宮至是被發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朽木一段欽陵木燈檠一具而已

宋大臣

譏宋張孝純也

南宋書張孝純徐州人元祐進士工詩有才畧童貫鎮燕山孝純知其州貫棄燕山奔歸孝純控馬止之不聽孝純嘆曰童太師平日自侍為長城今若此士民何望尋改知太原府粘罕軍道進攻孝純死守城中易子而食抗拒累年河東州郡相繼破失太原城亦破被執至粘罕軍前令之拜孝純曰坐者何人曰元帥孝純曰元帥大臣耳某乃宋國大臣焉可拜粘罕不能屈

顧禮之按大金國志謂此與哥舒翰之敗屈節於祿山遠矣

宋大臣非鐵漢一事愧殺哥舒翰有膝不肯拜粘罕雲  
中寂寞憐羈縲歸去無端又相齊斑衣兒孫空自整素  
髮里閨終嫌遠君不見中孚中彥好弟昆江南塞北宦  
迹分身後列傳如何論吁嗟乎宋大臣

大金國志粘罕遣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奉使宇  
文虛中送孝純詩有里閨共驚新素髮兒孫將整舊  
斑衣之句則衆不知其相豫也孝純既至河朔欲由  
濟南歸齊齊乃其鄉里也主者日當與公共至東平  
節制司某得同檄公方可歸齊無何至汶上豫已僭  
位遽拜為相南宋書張中孚弟中彥安定人父達  
官太師中孚兄弟以父任補官金兵圍太原父戰沒  
中孚率部曲十餘人入金軍中得其尸而還屢從張  
浚拒金兵富平之敗浚歸罪於趙哲曲端殺之命劉  
子羽易致部曲將盡誅之部曲皆恐中孚中彥以涇

原降金金以中孚知京兆中彥知平涼及金人以河  
南地歸宋兄弟入朝加中孚檢校少保中彥四廂都  
指揮兀木再取河南陝西移文徵中孚中彥宋復遣  
之金封中孚崇王中彥崇國公郭奕因為口號曰中  
孚中彥塞北江南皆走  
遍數人如何作列傳

### 追王禮

### 紀報本也

張暉等大金集禮天會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文  
武百僚太師宗磐等上議曰伏惟皇九代祖廓  
君人之量挺御世之姿虞舜生馮遷於負夏太  
王避狄邑此岐山聖姥來歸天原肇發皇八代  
祖皇七代祖承家襲慶裕後垂休不求赫赫之  
名終大振振之族皇六代祖徙居得吉播種是  
勤去暴露獲棟宇之安釋負戴興車輿之利皇  
五代祖李董雄姿邁世美路濟時成百里日闕  
之功戎車卽飾著五教在寬之訓人紀肇修皇  
高祖太師質在天成德為民望兼精騎射往無

不推始置官師歸者蓋眾皇曾祖太師威稜震  
俗機警絕人雅善運籌未嘗矜甲臨敵愈奮應  
猝若神皇曾祖叔太師道宣知言智窮博識始  
構經營之力卒成奄宅之勲皇曾叔祖太師機  
獨運心公無私物四方聳動諸部歸懷德威兩  
隆風俗大定皇伯祖太師友于盡愛國爾惟忠  
謀必罔愆舉無不濟累代祖妣婦道警戒王業  
艱難俱殫內助之勞實著始基之漸是宜乘羣  
臣之僉議酌故事以遵行欵帝於  
郊稱天以謚是日百寮上表稱賀

肅慎鍾神秀積之三千春古公避狄難岐山始安身來  
歸得天姥福壽誕哲昆名稱謝赫赫公族良振振載啟  
納葛里答不也是勤青嶺繼拓境神語欵曲陳雄姿並  
邁世騎射勇絕倫運籌服機警應變驚若神用以經營  
力卒成奄宅勲弟兄遞為主友于萃一門潛德久弗曜

何由慮尊親但恐日月光繪畫終失真緬維拓跋魏大  
業創詰汾宗祖二十八一一徽號新完顏十一帝其敢  
遺一人皇統更集議帝與末帝分四字炳霄漢庶幾明  
備臻

趙翼廿二史劄記有天下者追尊其祖唐宋舊制皆  
四代惟後魏追尊至二十八代最為褻濫金之追謚  
亦無限制金之先本甚微始祖函普始居完顏部第  
四世綏赫舊名可始定居阿勒喀水舊作虎拔有室  
制第五世舒魯舊名始定居阿勒喀水舊作虎拔有  
及弟頗拉淑弟英格舊名度使第七代和哩布舊名  
雅舒皆相繼襲節度使至烏雅舒傳和其弟阿固達始  
建號稱帝蓋至是八世十二君矣乃天會十五年熙  
宗一追尊謚函普曰始祖景元皇帝妣曰明懿皇  
后始祖子烏魯曰德帝妣曰思皇后德帝子巴哈魯  
海曰安帝妣曰節皇后安帝子綏赫曰獻祖妣曰恭

靖皇后獻祖子舒魯曰昭祖妣曰威順皇后昭祖烏古  
古曰景祖妣曰昭肅皇后景祖子昭祖曰威順皇后昭祖烏  
妣曰簡翼皇后世祖弟頗拉淑曰肅宗妣曰靖宣皇后  
肅宗弟英格曰穆宗妣曰貞惠皇后穆宗從子烏雅舒曰  
康宗妣曰敬僖皇后凡此皆及身未為帝者而追謚尊稱  
至十一君可謂濫矣俱見世紀世紀獻祖始徙居海古水  
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為納葛里納葛  
里者漢語居室也國語解不也耘田也大金集禮皇統五  
年增上祖宗尊謚太傅宗弼以下議曰伏惟御札云云臣  
等承命祈禱敢不奉行敬具前代故事有宋之制備經諸  
儒講議更為詳悉其於廟謚未有天下者追謚至四字  
有天下者增至十四字載在史冊足為明據始祖宜曰  
懿憲景元皇帝德帝宜曰淵穆元德皇帝安帝宜曰和靖  
慶安皇帝獻祖宜曰純烈定昭皇帝昭祖宜曰武惠成襄  
皇帝景祖宜曰英烈惠桓皇帝世祖宜曰神武聖肅皇帝  
肅宗宜曰明睿穆憲皇帝穆宗宜曰章順孝平皇帝康宗  
宜曰獻敏恭簡皇帝十二月八日九日十日行奉告禮

和陵行

美文烈也

本紀十三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己巳上崩於明德宮年六十一庚午諡班勃極烈即皇帝位於柩前三月庚辰上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乙酉葬和陵皇統四年改號恭陵  
班勃極烈今作安班貝勒

明德宮愁雲鎖不見方頤隆準坐三月春風燒飯天行人拋瑔淚交墮憶昔歸從豹子崖赭袍加體璽置懷賤降恤貧詔稠疊贖身禁買恩靡涯嘉禾獻瑞穎栗好野蠶成繭絲綿佳宮室禁緝一不事落落大度誰與偕嗚呼落落大度誰與偕

大金國志太宗生時有白雉之祥既長方頤隆準身長八尺立髮垂地為兒童時不喜嬉戲落落有大度民挂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太宗之靈拋瓊燒飯吏月太祖次駕鴛鴦灤有疾至幹獨山驛召赴行在詔曰朕親巡已久功亦大就所獲州郡正須緩撫是用還都八月中旬可至春州汝率內戚迎我若至豹子崖尤善八月乙未會於渾河北戊申太祖崩九月國論勃極烈果等率宗親百官請正帝位不許宗幹率諸弟以赭袍被體置懷中丙辰即皇帝位癸酉發春州粟賑降人之徒於上京者戊寅詔諸猛安賦米給戶口在內地匱乏者十二月甲午詔曰比聞民間乏食至有鬻其子者其聽以丁力等者贖之三年七月詔權勢之家毋買貧民為奴其賜買者一人償十五人詐買者一人償二十人皆杖一百（五行志）天會三年七月錦州野蠶成繭九月廣德府進嘉禾四年十月（中京）進嘉禾（太宗紀贊）天輔草創未遑禮樂之事太宗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翰宗望總戎事既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歷明時續以功臣述以文事宮室苑籞無所增益未聽大臣計傳位熙宗可

謂行其所甚難矣

### 定儲位

文烈聽大臣議定太祖孫亶為儲嗣史稱能行

所甚難宋太宗愧矣

（熙宗紀）諱亶本諱合刺太祖孫景宣皇帝子母蒲察氏天輔三年己亥歲生天會八年諱班勃極烈果薨太宗意久未決十年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完顏希尹入朝與宗幹議曰諸班勃極烈虛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刺先帝嫡孫當立相與請於太宗者再三乃從之四月庚午詔曰爾為太宗之孫故命爾為諸班勃極烈其無自謂沖幼狎於童戲惟敬厥德諳班勃極烈者太宗嘗居是官及登大位以命弟果薨帝定議為儲嗣故以是命焉（按）合刺今作哈喇

漢戶少年子輔之為太子。豈惟為太子。不日作天子。以爾武元孫。用昇爾神器。天命不易。爾毋自謂幼冲狎於童戲。嗚呼。孝弟嗣皇帝。不學趙光義。開代功臣尼瑪哈。金匱何須署名記。

大金國志熙宗自為童時。聰悟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明及國中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榮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若象戲。盡失女真故態。舊臣視之。則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天集禮天會三年奉。上太祖諡號寶冊曰孝弟嗣皇帝。臣諱謹再拜稽首。上言云云。按十駕齋養新錄。古人惟子孫稱孝。詩綏予孝子。孝孫祖位皆廟中之稱。後代以弟承兄。則有稱孝弟者。續通鑑長編載嘉祐八年孫抃等議云。太祖之廟。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是也。

天開殿

紀宮殿始備也

地理志上京路其官室有乾元殿。天會三年建。天眷二年更名皇極殿。皇統二年構門曰延福樓。曰五雲殿。曰重明。其行宮有天開殿。爰刺春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宮。

前朝門。後朝門。民庶不見宮殿尊。皇帝寨國相。寨出入全無城郭礙。自從通中原。堂構斬然新。東殿榜龍壽。西殿榜奎文。爰刺春水滿。行宮濃雲屯。當年莫說乾元殿。楊柳青青來往便。分茶染翰自焚香。臣下非時那得見。

天金國志國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為上京。後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宮室無異於中原。州縣屏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車馬雜。自前朝門後。抵後朝門。盡為往來出入之路。畧無禁制。每孟春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幼。聚觀於殿側。民有訟未決者。多邀駕。



以訴至熙宗始有內廷之禁地理志重明殿後東  
殿曰龍壽西殿曰奎文國志國主晨嘗浴于河牧  
於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其下無異金主所  
獨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楊柳以作禁  
圍而已其殿宇遶壁盡置火坑平居無事則鎖之或  
時開鑰則與臣下雜坐於坑后妃躬侍飲食或國主  
復來臣下之家君臣宴樂攜手握臂齧頸扭耳至於  
同歌共舞無復尊卑故情通而意一無復覲覲國主  
直自踐位以來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有  
功大臣非時莫得見此宗磐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宗磐嘆

罪跋扈也

宗磐傳本名蒲魯虎熙宗即位為尙書令封宋  
國王未幾拜太師與宗翰宗幹宗益跋扈嘗與宗  
宗優禮宗室宗翰沒後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宗  
幹爭論於上前即上表求退熙宗因為兩解宗  
磐愈驕恣其後於熙宗前持刀向宗幹都檢點  
蕭仲恭阿止之既而左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

宗雋入朝宗磐陰相黨與而宗雋遂為右丞相  
用事撻懶屬尊功多先薦劉豫立為齊帝至是  
倡議以河南陝西與宋使稱臣熙宗命羣臣議  
其後宗磐宗雋撻懶謀作亂宗幹希尹發其事  
熙宗下詔誅之赦其弟斛魯補等九人并赦撻  
懶皇后生日宰相諸王妃主命婦入賀熙宗命  
去樂曰宗磐等皆近屬輒搆逆謀情不能樂也  
以黃金合及兩銀鼎獻明德宮按宗磐太后并以  
金合銀鼎賜宗幹希尹焉  
宗雋本名訛魯觀太祖子  
子撻懶名昌穆宗子

欽仁普護慈雲明羣臣不聞願奉馮富貴共享許王宋  
御前陡見金刀橫橫刀兄弟輒相向太師跋扈信無兩  
漫言還我舊山河不樂登朝為將相君王和解氣難平  
大故橫生黨與成鄭伯縱應譏失教叔鮮原許事東征

缺。錡破斧紛雜。選陝洛南朝究何涉。椒房撒樂耿不歡。有心還獻黃金合。

后妃傳太宗欽仁皇后唐括氏熙宗即位與太祖欽憲皇后俱尊為太皇太后號明德宮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兩宮太后然後御乾元殿受賀自後歲以為常皇統元年上自燕京還京師朝謁於明德宮明年上如天開殿皇子生使使馳報太后太后至天開殿上與皇后親迎之二年崩於明德宮金綱目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當立跋扈殊甚訛魯觀為左相撻懶為左師俱附之合謀反逆事覺誅蒲魯虎訛魯觀以撻懶為屬尊釋之

海道圖

罪偽齊生事也

天金國志天會十三年冬興燕雲兩路夫四十萬人之蔚州交牙山採木為筏由唐河及開創

河道運至雄州之北虎州造戰船欲由海道入侵江南是役始於是歲之夏以百姓大困曠聚蜂起海道之行遂成中輟此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樣獻於大金故有是役

南人乘船如乘馬越海渡江無不可北人乘馬如乘船追風躡電爭一鞭無端北人不安北漫道行水勝行陸參天拔地蔚州山四十萬人同採木同採木木不足人思啖劉豫肉焉得手裂海道圖木自在山人在屋

河南地

紀歸地反覆也

金綱目天眷二年三月以河南陝西之地歸於宋移汴行臺於大名府宋王倫復來熙宗命兀術以宋東西南三京及壽春府宿亳曹單州陝西京西諸州之地與王倫交割河南地既歸宋

故移行臺於大名府令兀朮留守三年五月詔復取河南陝西地兀朮深以歸地為非張通古言宋人置戍河南宜及部置未定亟行收復幹本力贊其說遂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撒離喝自河中趨陝西

一予一奪汝陽田二三其德嘲韓穿錢唐向趙並惆悵

雖有田契終徒然北來鐵騎頻嘶風撻懶豈及烏珠忠

得寸則寸尺則尺交割地界我不從河南重見行臺設

宋使往來空掉舌碧嵩清洛好山川留與子孫遊膝骨

經鋤堂雜志趙子固向伯升錢唐二佳士其先太原人攜家南渡各有中原田契兩籠其初日望恢復憑契復故業至今七十餘年竟無所用撻懶傳劉豫為帝數年無尺寸功遂降豫為蜀王撻懶為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河南陝西地於撻懶明年撻懶朝京師倡議以廢齊舊地與宋熙宗命羣

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撻懶合力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日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撻懶弟昂亦以為不可既退撻懶責昂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昂曰苟利國家豈敢私乎是時太宗長子宗磐為宰相位在宗幹上撻懶宗雋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久之宗磐跋扈尤甚宗雋亦為丞相撻懶持兵柄謀反有狀宗磐宗雋皆伏誅詔以撻懶屬尊有大功因釋不問出為行臺尚書左丞相手詔慰遣撻懶至燕京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鶻懶謀反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割河南陝西之地宗弼請復取河南陝西會走上變告撻懶者熙宗乃下詔誅之撻懶自燕京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大金國志撻懶骨國在安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以金國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自天眷年間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卒不能討其國亦自稱祖元皇帝時為邊患至是大朝乃自號大蒙古國

同州曲

紀宋故將李世輔也

即李顯忠

金綱目宋鄜延故將李世輔自夏歸于宋續資治通鑑李世輔緩德清潤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募閒者世輔往應募有敵入夜宿陶穴世輔絕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由是知名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豫令世輔帥軍馬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乘機即歸本朝母以我故貳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兀木以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圍場間世輔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木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木以世輔知同州世輔即遣人馳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元帥撤離喝來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憇高

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離喝折箭為誓推下山崖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急遣人告永奇求奇即挈家出城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

奇男子巡檢子入虎穴取虎子立馬圍場百計生弼不成擒因馬止薩爾罕非弼倫擒之欲南奔追騎接踵至乃與折箭盟盟詞未終刀環鳴山崖推墜殺氣橫哀哉家屬三百口併命乃成奇男名西走夏為乞兵無衣一賦泣無聲手擒夜叉面目青人能從我行一馬與一人響應蟻附四萬眾斬仇東市報所生嗚呼報所生所生聞不聞獨有耿耿報宋心光明直與日月爭

南宋書李顯忠傳顯忠初名世輔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劒矢置母傍

卽生及生立於蓐人咸異之續資治通鑑李世輔  
 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言父母妻子之公願得二  
 十萬人戴天之警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惜借兵時  
 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  
 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乃還夏王  
 大悅卽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嚆訛爲陝西  
 招撫使世輔爲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  
 清大呼曰卽延今歸宋矣已有赦書世輔往見王樞  
 之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  
 嚆訛諭以本部軍歸國嚆訛不從世輔出刀斫嚆訛  
 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錫子軍來世輔以所部  
 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  
 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  
 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侄  
 者斬於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  
 振撫諭之世輔遂見玠於河池玠送之朝五月丙午  
 世輔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守城錄

美宋守陳規也

四庫全書簡目目錄守城錄四卷凡分三種首  
 爲靖康朝野僉言後序宋陳規傳因金人攻汴  
 之具而追論捍敵之法次爲守城機要亦規所  
 撰皆論備禦之術次曰建炎德安守禦錄則紹  
 熙中瀏陽湯璠追  
 錄規守城軼事也

寇宏守城多奇兵鐵鎚高插狼牙釘孫逸守城拒險隘  
 御容只向城頭拜府公兼之智勇沉足食足兵謀畫深  
 不藉一婦活一城水田米一斗陸田荳五升三年無通  
 倉儲盈河上移粟輸金繪佐我守禦功名成君不見滌  
 州村中捕人六食人只因食不足積得糗糧十萬斛守  
 城一編始可讀

南宋書陳規字元則安邱人建炎元年知德安府李  
 孝義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安規登城視其  
 營壘曰此詐也亟為備夜半孝義兵圍城大敗之與  
 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求和規出城與交質語  
 折箭為盟而去尋除漢陽軍鎮撫使李橫圍城造天  
 橋填濠鼓譟臨城規率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  
 圍急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  
 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  
 橋陷橫拔寨去當圍城時有賊將背城看造天橋規  
 問有能殺賊者乎軍士田金請行規酌以卮酒金飲  
 醕即橫槍下城潛身濠中濠岸高莫見約行至賊坐  
 處即騰上岸揮而刺殺之復跳身入濠以還城上皆  
 勸謀徒沿江安撫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  
 壁招流伋立保伍劉錡領兵赴京過境規出迎坐未  
 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諸將守四門明斥堠  
 為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明斥堠  
 募士人鄉導間諜布設初畢金遊騎已薄城矣規大  
 饗將士問策安出諸將請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  
 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用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  
 亦死不如進為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

守況汝曹乎兀木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邀擊規與錡  
 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鬪時方劇  
 暑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時  
 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算兀木宵遁規初至順  
 昌即廣羅粟麥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詩  
 以金帛代輸至是成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詩  
 上屯田事宜合射士民分地耕墾民戶所營水田  
 畝賦梗米一斗陸田賦麥荳各五升滿三年無通水  
 給為恒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自紹興三年無通  
 鎮撫使有威名者惟規而已乾道八年詔興以文臣  
 守城錄追封忠利侯寇宏傳宏壽春人金人逼濠  
 張德求援於宏宏破金將於城下德感之以州印讓  
 宏宏遂知州事紹興四年金兵臨濠而上者以鎚擊之  
 城宏作鐵鎚上插狼牙釘有緣梯而上者以鎚擊之  
 整與腦骨俱碎孫逸傳逸知濠州間勅受兩京御  
 容由蔡河而下至濠逸閉門拒之勅曰御容由城下  
 足下當出迎逸曰今日之事軍旅事也謹具朝裳從  
 城上望拜於是望拜於樓勅不能奪遂引去岳諒  
 臣傳諒臣知濠州命捕於樓勅不能奪遂引去岳諒  
 無糧可食耳諒臣曰我貸爾死為我捕六人至諒九贖

罪二人最嗜食人者傑之於市自是食人者遂止

### 順昌城

#### 紀兀朮敗於劉錡也

通鑑綱目紹興十年夏五月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兀朮走汴初錡赴東京留守司率所部四萬人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急趨至順昌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凡六日粗畢而金兵遂圍城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射卻之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直犯其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終夜自戰積尸盈野退軍考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眾來援錡募

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閒事擬重賞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墮馬為敵所得敵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驚軍砲具不用而械成等還錡兀朮至城下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戰以我力破汝城直用靴尖擡倒耳訓曰太尉言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座兀朮曰諾遲明錡果設橋於穎河上且毒穎上流及草中時大暑敵遠來疲傲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土氣閒暇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氣疲力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

順昌城頭電四起順昌城兵退十里刀光一片帳前飛電起亦起止亦止殺人山積不聞聲一夜金營戰不已

明日太子至道逢劉家士云是邊帥子喜聲伎使守東  
京圖樂耳太子聞言竊自喜俄焉士馬盡虺隤銳斧亂  
斫力恢恢大雨平地水深尺拔營歸去色如灰噫嘻乎  
斗大一城何足道無奈靴尖趨不倒白袍白甲飢渴多  
飯羹馬木看人飽順昌旗幟耀眸矚名姓從今不敢呼  
韋索再縈拐子馬兜牟重整鐵浮圖

〔通鑑〕方大戰時兀術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  
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  
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進一步  
拒馬亦進退不可卻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  
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  
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  
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騎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騎  
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

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所  
敵又大破之兀術遂還汴南宋書劉錡傳時洪皓  
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  
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未幾秦檜請命錡還  
太平州出師之謀寢矣十一年金人攻廬和二州錡  
自太平渡江抵廬州兩戰皆勝行至柘皋望見曰此  
順昌旗號也遂退走又錡高宗初爲龍右都護與  
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金主亮  
之南侵也下令敢有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  
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具答如響至錡無  
有應者金主曰我自當之

慶陽圍

撤離喝取慶陽美宋經畧王忠植也

〔金綱目〕天眷三年冬十一月取慶陽宋河東經畧使王忠植使死之

佛法口回凜真寶步佛山人心了了本思百戰慶陽來



那知事變延安道鳴呼山寺劉郎潛百方誘之終不言  
我雖諭降亦無言解圍愧不如屈堅

南宋書王忠植太行義士也紹興十年金人圍慶陽  
胡世將檄忠植赴陝西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使  
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繫  
金昶不能屈使甲士引諸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  
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  
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昶怒詰之忠植被襟  
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僧真寶傳真寶代州人  
為五臺山僧正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詔對便  
殿及還山州不守敵眾大至寺舍盡焚敵下令生致  
真寶至則抗詞無撓敵異之不忍殺使郡守劉陶誘  
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  
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劉惟輔傳惟輔  
涇州人為熙河馬步軍副總管金人得秦州經畧使  
張深遣惟輔禦之金前軍拒熙惟百里惟輔進軍短  
兵相接舞稍刺其先鋒將黑鋒洞胸墮馬死敵為奪  
氣退深檄張嚴往追之戰於五里坡嚴與曲端期而

不至遇伏死惟輔遁歸金人畧熙河惟輔將去顧熙  
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悉焚之金人追及惟  
輔匿山寺中金人執之誘以百方終不言金人怒控  
以出惟輔奮首曰若欲斬即斬吾頭豈汝粹也即閉  
口不復言死屈堅傳堅為忠州防禦使金人圍陝  
府堅引所部救之圍解金人執堅堅曰始吾所以來  
為解圍也城苟全我  
死何恨金人殺之

朱仙鎮

紀兀朮敗於岳飛也

通鑑紹興十年秋七月岳飛擊走金兀朮於郾  
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時兀朮  
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  
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雲與金人戰數十合  
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  
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  
一馬什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  
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復益兵

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  
十二萬次於臨穎楊再興以二百騎遇於小商  
橋驟與之戰殺二千及萬戶撤八千戶百人  
再興死之獲屍焚之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  
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  
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女宜速援王  
貴既而兀朮果至殺兀朮婿夏金吾飛又使梁  
興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  
之于泌水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絕金人大恐飛  
又大敗兀朮於朱仙鎮兀朮走還汴飛檄陵臺  
令行視諸  
陵葺治之

拐子馬斫其足將士奮二升鏃始郟城繼垣曲黃龍府  
酒欲熟四太子只慟哭當時聽其走棄汴自歸戮金牌  
未及來鐵騎已遠逐安見岳家軍不宣威沙漠那知九  
哥命官陷奴僕蒼蒼早定偏安局不容齊國有田單七

十餘城一日復嗚呼權臣早柄用血裏征袍輕斷送壺  
關三老自興劉朱仙一士終殘宋君不見連雲戰艦泊  
江中火箭遙飛五緗紅叩馬書生與闕士功烈直與梁  
王同

通鑑時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帥眾歸飛  
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  
無一人應者乃嘆曰我自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之  
挫衄金將烏陵思謀素號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  
但諭之曰侯岳家軍來即降龍虎大王之將乞香等  
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其眾內附  
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  
曰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為和諷臺臣請班  
師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自郟城引兵還初兀朮敗於  
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郟城引兵還初兀朮敗於  
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  
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我十萬京城日

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日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  
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木  
悟遂留不去四朝聞見錄高宗自能推步星命或  
臣下不能始終仰副聖懷則曰吾奴僕宮星陷也  
按康王徽宗第九子淵聖曾稱九哥註見下貴耳  
錄真宗問陳搏國祚靈長之數陳奏曰過唐不及漢  
紙錢使不得處數百年前已先知止錢唐之識通  
鑑建炎四年韓世忠與兀禾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  
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投健者明旦敵  
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繩一鈎則  
拽一舟沉之兀木窮感求會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  
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木語塞乃募人獻破  
海州之策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  
穴船板以權漿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  
以火箭射其箭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木然之令善射  
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五緡皆自焚烟焰蔽天師遂  
大潰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

臨安篇

紀宋偏安也

玉海建炎中駐蹕臨安紹興八年三月詔復還  
十五年高袞上二都賦十七年施諤上行都賦  
又紹興八年將還臨安命有司建太廟十二年  
作太社太稷皇后廟都亭驛太學十三年築園  
邱景靈宮高禱壇秘書省十五年作丙中神御  
殿十六年廣太廟建武學十七年作玉津園太  
乙宮萬壽觀十八年作九宮貴神壇十九年建  
太廟齋殿二十年作玉牒所二十二年作左藏  
庫南省倉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年作兩  
相第太醫局二十七年建尚書六府凡定都二  
十年而郊廟宮省始備金綱目天眷元年  
春宋建都臨安朝臣多請都建康宋主不聽  
一汴二杭歲二月東巡守至於錢塘車駕倉黃臣構頓  
首頓首上吾皇東至淮西至唐蒙恩造備藩方長脚相  
謀之臧蘇武令聽一綱有渝斯盟天神煌煌噫嘻乎臣

妾我劉豫我詔諭江南無不可諸將屍甘馬草裹君王自愛臨江坐

羣談採餘陳圖南莫知所出藝祖召之闕問天下始終事對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再問則曰非臣所知也老學庵筆記建炎三年春車駕倉卒南渡有侍臣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守至於錢塘呂相笑之曰秀才家不識時務續資治通鑑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乙卯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宰執告祭天地宗廟社稷命何鑄往使誓表畧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里外并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兩萬匹自壬戌年為始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墮命亾氏踏其國家臣今既

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做邑永為憑焉詞譜夷堅志范同素輕檜云這長脚漢會做兩府李綱紹興初都下盛傳蘇武令一詞聲韻凄楚言是李綱丞相作楊鐵崖詠史有一綱謠續資治通鑑銓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幸臣不職舉以使金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藩臣之位

歸韋后

紀議和力也

本紀皇統二年三月丙辰遣左宣徽使劉善以袞冕圭冊冊宋康王為帝歸宋帝母韋氏及故妻邢氏天水郡王并妻鄭氏喪於江南南宋書韋太后紀金人來議和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誓信當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命何鑄曹勛報謝召至內殿諭之

日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日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係甚重以至誠說之庶有感動鑄至金國再三懇始允遣其臣高居安完顏宗賢扈行帝親至臨平奉迎初見太后喜極而泣入居慈寧宮壽節始用樂謁家廟家屬遷官二十人

慈宮返國得相聚君王不恥為劉豫龍沙萬古馬角生  
寂寞蕭條駕鸞馭鸞馭將發彌傷情前前後後梓宮行  
還鄉橋頭一迴憶河水盡作腸斷聲喬家阿妹更淒絕  
牽衣欲語輒哽咽送君千里慶生還痛我一朝成死別  
此時相顧盡霑襟護使居安更贈金烟沙障斷快活地  
但聞車聲鞞鞞馬駸駸九哥遙拜出郊甸不及黃泉竟  
相見錦袍高叫阿摩敦至樂東朝勝南面別有幽愁暗

恨生飄零故劍玉棺輕金銀蝴蝶不忍見何況白紗拭  
淚巾

徐昌祚燕山叢錄便水源出崖兒口經豐潤玉田由運河入海凡水皆自西而東此水獨西故俗謂之還鄉河宋徽宗過河橋駐馬四顧淒然曰過此漸近大漠我安得似此水還鄉乎不食而去人謂其橋為還鄉橋三朝北盟會編初皇太后與喬貴妃相敘為姊妹舉酒送行勸太后曰姊妹此歸見兒即為皇太后矣宜善自保重姊妹亦無還期當死於此太后慟哭貴妃亦哭又曰姊妹到快活處莫忘了此中不快活太后曰不敢忘今日太后慟不止天眷在旁者皆遷比歸喬以金五十兩送金使高居安曰好護姊還江南相大慟別又太后苦目疾有道士自言善醫一目瞭然再請之道士曰留一以存誓可也初歸行時淵聖臥於車前曰為我語九哥我得太乙宮使足矣太后諾而誓之及歸竟不存道士言及太后驚曰我師神人也遂損一目

十二年太后還宮上曰朕自東朝之歸始知南面之樂中書舍人程敦厚行太后姪女韋氏十娘封郡夫人制全用上語曹勛北狩見聞錄徽廟出御衣之視一領俗呼背心又索於懿節邢后得所帶金耳環子一隻上有雙飛小蝴蝶俗名門高飛云是上皇帝在藩邸時製以為的驗及皇太后信令曹勛見上奏之詔誥丁寧且泣且囑曰無忘我北行之苦又以拭淚白紗手帕子付臣曰見上深致我思念淚下之痛南宋書高宗元妃邢皇后開封人聘入康王邸王出使夫人留居蕃衍宅金入京從三宮北遷上皇遣曹勛北歸夫人脫所御環付勛曰幸白大王願如環早得見也尋遙冊為皇后紹興九年崩於五國城年三十四高宗虛中宮者十六年太后回鑾并以梓宮還諡懿節改諡憲節

### 王樞密

紀宋樞密王倫也樞密以胡銓一疏詬名千載卒能拒金仕完宋節諡曰節愍洵可愍矣

生則邦衡。詬之名不成。沒則王淵。奪之葬不甯。當時虎口萬死。爭一生諸公清議。乃以狎邪名。噫嗟王樞密。誰與爾昭雪。自薦學毛遂。始進誠汲汲。繼充通問使。少章欲爭烈。抗論折偽齊。國書辨蕭哲。前後十一年。拘囚心似鐵。不然豈有狎邪人。萬里窮荒建苦節。吾聞邦衡一疏出自范左司。流芳有幸名若斯。雨雹三日天心知。莫擬紅窻迥底兒。

夷堅志王淵以建炎三年僉書樞密院死於苗劉之難骸骨不存及事甯詔令招魂以葬官給其資而子弟孱弱久未得集王倫以僉書樞密留守東京死於金在其後十二年尸柩不歸亦俾招魂葬其子居宜興至紹興三十年始克作墓將以誌且掩壙姻戚畢集天未明乃已有置棺於中者驚問之則已為淵家

所據矣兩下爭門幾於兵刃相格事聞於州縣皆知  
曲在淵家而其言曰彼此俱是刺葬資於國力用之  
何妨官可莫能決淵故部將多顯貴為之道地遂云  
淵既就寤豈宜復徒但命倫子別卜地而轉運為主  
辨乃已胡銓字邦衡以王倫為狎邪小人註見臨安  
篇南宋書王倫傳倫字正道萃人旦弟旭之元孫  
也家貧無行任俠京洛間汴京失守欽宗御門都人  
喧呼不已倫乘勢輕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恨無官  
耳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  
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宰相何處以除命  
太峻斥不用建炎元年選能專對者假刑部侍郎充  
通問使朱弁副之見金宗翰議事見留久之宗翰使  
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語及舊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  
約為兄弟萬世無變蓋歸我二帝太母復我二疆使  
南北赤子毋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思謀曰  
君言是也當盡達之越五年宗翰優獎之七年春徽宗  
議和縱之歸報倫入對備悉帝優獎之七年春徽宗  
計至以倫充奉迎梓宮使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移文  
取國書倫曰國書須見金主而納若所銜命則祈請  
梓宮也豫協取不已會金遼者至即渡河見昌於涿

具言豫無狀且言豫忍背本國豈能終事大朝是冬  
豫廢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  
地帝大喜八年再使金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餘事  
及見金主為設宴三日命蕭哲張通古為江南詔諭  
使偕倫來舉朝沸然中丞勾龍如淵面責倫位曰  
倫涉萬死一生來往虎口中丞乃議論如此耶檜解  
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議令檜見金使  
于館受書致帝禁中畢事金遂歸梓宮太后及河南  
地九年春以倫簽事樞密改東京留守倫至東京金  
主召倫赴金國議事拘于中山府又遷河間居六載  
命為平濼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使來  
趨之倫拒益力金主怒命縊之遂死年六十一河間  
雨雹三日孝宗賜諡節愍陳汝錡甘露園短書胡  
澹庵上高宗封事是范左司瑋作范擬上澹庵慮其  
親老禍且不測取以為己意上之今人知有澹庵而  
不知范濬范之不取幸耳夷堅志紹興中曹勛功顯  
使金國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閱日單子若問君家  
世說與教知便是紅窻迥底兒謂功顯之父元寵昔  
以此曲  
著名也

金瓶梅  
卷三  
三

冷山臣

美宋使洪皓也

金綱目天會七年三月執宋使洪皓時諸軍北旋宋主遣粘罕書願去尊號奉正朔比於藩臣使皓至雲中粘罕令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回恨不得殛豫忍仕之乎粘罕怒欲殺之一校曰此忠臣也代為之請乃流冷山皇統二年秋七月遣宋使洪皓張劭朱弁等歸

冷山之冷真冷絕四月草生八月雪山中薪盡馬矢燃煨麩食之味如蜜一朝馬角生荒陬追者及淮已登舟薄賞不希典屬國歸鞭豈指南雄州那知讀書遲有味黃鐘大呂聲音異相公力大海可乾流責無端又異地朱張舊侶記吞瓊耿耿孤忠日月邊盾琴彈出高山調

雪窖冰天十五年

南宋書本傳皓字光弼番陽人初舉進士即拒王黼朱勳之請昏為秀州司錄歲滂發原別以青白幟溼民手為識無紛競者邀留浙東綱米以濟人人咸德稱洪佛子呂頤皓薦之使金帝假禮部尚書通問使龔壽副之至金留太原一年移雲中宗翰逼使仕劉豫皓死拒之宗翰怒流遞冷山龔壽竟受豫官冷山距上京僅百里地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希尹聚落也希尹敬皓使教其子或不給食大雪薪盡以馬矢燃火煨麩食之希尹以取蜀策見問皓力折之希尹曰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自焚自古無四十年不止者時時與希尹偉辨希尹或喜或默或發怒欲殺之皓曰無使大朝受殺行人名願投之水以墮淵為名可也希尹義之方二帝遷居五國皓在雲中密遣人獻桃李栗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訃北向位血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於帝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二十年音問僅賴此書金主生子大赦釋皓與張劭朱



弁還鄉已復追之及淮而皓已登舟自巳酉出使留  
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弁邵生還蘇  
入見帝於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  
武不能過豈可舍朕去耶引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  
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退見秦檜曰錢唐暫居而  
景靈宮極土木之華豈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憚謂皓  
子適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春但官職如讀書速則  
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御史李文會劾皓  
徙外明年大水中官白鏐宣言變理垂辰洪尚書名  
臣不用諫官詹大方論皓鏐更相稱譽各坐流責後  
徒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贈謚忠宣  
玉海高宗賜洪皓御銘盾樣琴一上曰古人琴製  
不同朕製盾樣以  
宗不忘武備之意

### 抱印使

#### 美宋使朱弁也

續資治通鑑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  
探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

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  
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早  
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  
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  
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爲死  
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金俱  
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  
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視之耶吾有  
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遣以困之弁固拒驛門  
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  
劉家金印大如斗使臣視之若無有漢廷握節是何人  
我亦無殊節在手節旄落盡使未回有酒且復飲百杯  
近郊某寺一抔土死便埋我我不悲當年雨露沾豐草  
異域殊方人已老六朝雖奉御容歸一職議郎辜素抱  
便殿陳書殫所知敢嫌秘閣拜恩遲白龜池屋秋風冷

金源紀事詩卷三  
猶憶忍饑抱印時

續資治通鑑弁以書決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遭  
之命也要當捨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  
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  
幸痊我其處題其上曰大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  
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  
之常諸君何悲也及枯沒喝死弁密疏金虛實曰此  
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帝謂丞相張浚曰  
弁歸日當以禁床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  
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機  
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  
默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  
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  
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也帝曰善秦檜惡其言  
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值秘閣而卒按南宋書弁歸  
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為獻秦檜  
惡其言敵情僅轉奉議郎卒與通鑑言易宣教郎畧  
異宋稗類鈔建炎初朱弁以兩宮通問使為金人  
所拘作徽廟哀辭其序曰臣等茂林豐草被雨露於

當年異域殊方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  
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  
淚灑冰天王倫自金還得其辭帝讀之流涕官其子  
三人兩浙名賢錄朱弁字少章婺源人高宗遣使  
問安兩宮十一年和議成始得歸未  
幾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

國師嘆

譏宇文虛中也

南宋書建炎二年復以虛中為太上所請使明  
年金人遣歸虛中曰奉命祈請二帝二帝未還  
虛中不可歸於是遂留寄詞張孝純曰有人若  
問南冠客為道西山採薇又詩云定鼎未應  
周命改登林合許宋人平又曰南冠終日囚軍  
府北雁何時到上林久之金人重其才藝官以  
翰林學士掌詞命書金太祖功德碑號為國師  
虛中雖仕金乃心不忘王室以蠟書密奏不一  
事

穿胸裂背南冠客。插架琳琅滿圖籍。登牀日冀宋人平。  
去雁終憐上林隔。屈指南人登北庭。彥舟杜充俱非人。  
國師惓惓在王室。秉節惜愧洪朱貞。吁嗟金源值全盛。  
若箇力能劫淵聖。欲學乾侯左師展。遙知有馬終難聘。  
君不見善事襄子豫。讓慙少卿報漢成。空談人生一死。  
縱閒事附會詩句。勿向野史探。

本傳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直人輒以礮鹵  
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虛中嘗撰宮殿榜署  
本皆嘉美之名。惡虛中者。擲其事以為謗訕。朝廷由  
是媒孽以成其罪矣。六年二月。有告虛中謀反。鞫治  
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  
至於圖書。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籍尤多。  
於我豈亦反耶。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至今寃之。  
孔彥舟傳。從宗弼取河南。累官工兵部尚書。河南

尹封廣平郡王。彥舟荒於色。有禽獸行。妾生女。姿麗  
彥舟苦虐其母。使自陳。非己女。遂納為妾。其官屬負  
官錢私杜充。知相州。以其孫自江南逃。相充不聞官  
宋。擅納之。為節度副使。胡景山告於粘罕。誣充陰通  
而。粘罕使人馳詣相州。以鐵索鎖充。赴元帥府。獄  
鞫之。初粘罕問充曰。爾欲復歸南朝耶。充曰。元帥敢  
歸南朝。監軍敢歸南朝。惟充不取歸也。粘罕顧諸將  
笑之。取毫無衰辭。然施德北窻。炙輠錄云。虛中之死  
為自取。毫無衰辭。然施德北窻。炙輠錄云。虛中之死  
有云。人生一死。渾閒事。裂背穿胸。不汝忘。紹興十五  
年。謀挾淵聖南歸。為人告。變虛中。急發兵直至金主  
帳下。金主幾不能脫。事不成。而誅。按兩史皆不載此  
事。而但云以謗訕得罪。然百口全死。似必有他故。不  
止謗訕也。況淳熙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謚節愍。開禧  
中。又賜姓趙氏。觀宗之尊崇。如此則北窻炙輠之言  
必非虛妄。按虛中謚肅愍。非忠愍也。宋忠太學生  
程宏圖言。虛中有反金之謀。秦檜忌之。私遣人告於  
金。遂致族誅。初不因謗訕也。  
北窻炙輠之言。究不足信。

金源紀事詩卷三

金源紀事詩卷四

青浦湯運泰虞樽著

男 顯業敬甫 註 顯榦禮卿

五雲宴

紀歡讌也

本紀皇統二年三月庚午五雲樓重明等殿成  
五月癸巳朔不視朝上自去年荒於酒與近臣  
飲或繼以夜宰相入諫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  
今既飲矣明日當戒因復飲辛酉宴羣臣於五  
雲樓皆盡  
醉而罷

去年記得春開宴。捷書夜奏瑤池殿。賦詩染翰復幾時。

又見菖蒲鋒似劍。鋒似劍。滿路香。燕笑語。慶端陽。乃傾玉荷。瓊服絳紗衣。鼓咽咽。而不一。露湛湛。兮未晞。天降酒星。兮以酒為名。有諫飲者。服以上刑。悵虬髯之在東。京兮。徒窪勃夫。獻孟之僧。

本紀皇統元年三月。上宴羣臣於瑤池殿。適宗弼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稱賀。帝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僕散揆傳賜玉劍一。玉荷蓮。賤一。本紀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宴便殿。上醉酒。殺戶部尚書宗禮。六月。丁酉。殺橫海軍節度使田穀。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延王傲。趙益。興龔。夷鑿等。天金國志。蒲路。虎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但時有酒。過後封充王。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棹于慶孟。遮道而獻。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耶。令窪勃。辣駭殺。云。即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

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幸喜。故敢奉此為壽。無他意也。路虎意解。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鶴突耳。豈可赦。卒之殺。

賜輦輿

為宗幹紀殊恩也

宗幹傳。熙宗即位。拜太傅。與宗翰等並領三省事。天眷二年。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脩國史。皇統元年。賜宗幹輦輿。上殿。

沃黑河前。勸罷兵。奚王嶺前。勸進兵。文經武緯。智力殫。長日不。于階前行。老臣手持靈壽杖。顛危扶持。用彼相。朝門。轆轤輦輿來。御殿尊嚴。衛天仗。有時霜露。感微軀。

東首朝服青紫紆勸餐皇后親調膳和藥君王欲翦鬚  
金源時事堪垂涕葛藟本根難自庇古紳鐘室泣淮陰  
太保長城悲道濟如君恩禮竟始終為君祈福囹圄空  
可惜庶人累乃翁廟號不復稱德宗

本傳宗幹本名幹本太祖庶長子太祖克臨潢府至  
沃黑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士馬疲乏若深入敵境  
糧餉不繼恐有後艱上從之遂班師從都統杲取中  
京宗幹自北安州移書於杲是時希尹獲遼人知遼  
主在鴛鴦濼可襲取之杲不能決宗翰使再至宗幹  
謂杲曰移資勃極烈灼見事機再使來請彼必不輕  
舉且彼已發兵不可中止請從其策再三言之杲乃  
報宗翰會奚王嶺當時無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至五  
軍於羊城灤使宗幹與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至五  
院司遼主遜去又熙宗幸燕京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  
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  
語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視后親

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與宗幹禳疾居數  
日薨上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輟朝自宗幹始上  
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戊亥不宜哭上生不聽曰朕幼  
冲時太師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上生不聽曰朕幼  
還上京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哭之及葬  
臨視之海陵篡位追謚憲古宏道文昭武烈烈章孝睿  
明皇帝廟號德宗以故第為興聖宮大定二年除去  
廟號改謚明肅皇帝二十二年遣削明肅帝號封為  
皇伯太師遼王謚忠烈子亮亮亮是為海陵  
庶人金綱目天眷三年秋七月殺左丞相谷神右  
丞相蕭慶詔曰師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  
不道速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於聽聞自罹  
法網賜死及二子把答漫帶按谷神今改古紳又  
天會十五年秋七月太保知三省事晉王粘罕卒按  
金人誅粘罕及粘罕獄中  
上書見徐夢莘北盟會編

止酒詞

紀面從也

本紀皇統五年五月壬申以平章政事曷諫上為止酒仍布告廷臣

君不見混同江裡牽魚網。躍馬何知波潏潏。醉後由來多鹵莽。我生往事更自憐。玉樓試劍導我先。哀哀道濟歸何年。而今豪興多非故。欲飲只愁又迷誤。好向盧州取甘露。

思敬傳熙宗捕魚混同江網索絕曹國王宗敏乘醉鞭馬入江手引繫網大繩沉於水中熙宗呼左右救之倉卒莫有應者思敬躍入水引宗敏出熙宗稱嘆賞資甚厚擢右衛將軍金綱目皇統四年秋八月殺魏王道濟熙宗酬酒因怒殺之熙宗二子傳悼平皇后生太子濟安賢妃生魏王道濟五行志熙宗天眷十三年五月甘露降於盧州熊岳縣

屯田軍

河南再定恐民懷二心乃徙女直奚契丹於中

原雜處耕種意不在屯田也

大金國志皇統五年春正月創屯田軍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授以官田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始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隴隴之北皆有之至六萬人皆築壘於村落間

布穀布穀大麥初熟契丹漢兒屯田碌碌。燕山之南隴隴之北我聞屯田不與營田同屯田以兵營以農相維相繫今相通北人為主南人從如遷豪傑實關中一村西一村東車馬安樂吹豳風君不見充國老謀自古尙南朝新領五大將。

文獻通考屯田因兵屯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募民  
耕之而分里築室以居其人畧如晁錯田塞之制故  
以營名其實用民而非兵也國初惟河北屯田有兵  
若江浙間名屯田者因五代舊名非寔有屯也祥符  
九年李允則奏改保州定州營田務為屯田務則募  
兵以供其役熙寧取屯田務罷之則又收務兵各隸  
其州以為廂軍則屯營固異制矣然咸平中營田襄  
州既而又取隣州兵用之則非單出民力熙豐間屯  
營多在邊州土著人少則不復更限兵民但及給用  
即取之于是屯田實同名異而官莊之名最後  
乃出亦往往雜用兵民也金石萃編雲寂院鐘欵  
後刻男女姓名一百三十餘人大都皆助緣人今皆  
不錄然其中村名有曰崇德村李譚空村盈倉村小  
馬村安樂村西甘村巨店東控村百家谷畚村莊之  
磴社東草市孟墩村秋社村四泉村皆金時村莊之  
名可資志乘攷証者宋史紹興六年右僕射張浚  
奏改江淮屯田為營田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  
張浚岳飛吳玠及江淮荆襄各路帥悉領營田使

陽武曲

紀治河獲神助也

夷堅志黃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為  
湍潦所敗每一修築至用丁夫數十萬工金皇  
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沒  
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晝夜遂命備  
牢禮為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日下有  
長蛟為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  
乃濟蛟方熟寢于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  
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眾舟于岸瀕以  
相俟至于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  
攜蛟首奮而登舟洪流隄落即時埽寧守欲奏  
以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為  
立祠于其處請于朝封為四將軍以爲龍女三  
娘之子塑像立于傍靈應甚著訪之漁家無  
有知之者亦不曾詢其姓識者疑爲神云

汴河五埽一不固陽武險過李固渡帑工百萬功難成  
惡蛟潛伏將軍怒惡蛟不可見將軍立水面惡蛟利爪



牙將軍磨寶劍。劍光入水。水欲枯。一人格鬥。千人呼。手提蛟頭。血模糊。撇波一擲。還大夫。偉哉將軍真橫絕。洪

流陡落蛟龍窟。功成化去作神靈。長與波濤共出沒。

河渠志黃河金始克宋兩河悉界劉豫豫山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金人設官置屬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埽設散巡河官一員雄武崇澤原武陽武延津五埽則兼汴河事設黃汴都巡河官一員于河陰以蒞之懷州孟津孟州及城北之四埽則兼沁水事設黃沁都巡河官一員于懷州以臨之崇福上下衛南淇上四埽屬衛南都巡河官則居新鄉武城白馬書城教東屬濬滑都巡河官則處教城曹甸都巡河官則總東明西佳孟華凌城四埽曹濟都巡河官則司定陶濟北寒山金山四埽者也故都巡河官凡六員後又設崇樞上下埽都巡河官兼石橋使凡巡河官皆從都水監廉舉總統埽兵萬二千人歲用薪百一十一萬三千餘束草百八十三萬七百餘束椿棧

之木不與此備河之恒制也  
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詔起曹單拱毫及應天五郡民修之民有地一項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役二萬四千夫五十四日而畢

富僧牒

紀通事舞法僧以富害也

大金國志皇統五年頒行皇統新律千餘條大槩國法酷嚴北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而通事之舞法尤甚上下重輕皆出其手招權納賄二三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諳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為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賽眼者再庭下已有牽攬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

日賽眼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于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寃竟以焚死三千大千瞻諸天珍珠纓絡何莊嚴諸寶欄楯耀心目是空是色一不黏燕京老僧計井井金布祇園八十頃卻遭通事牛頭旁一霎茶毘向空盡賽眼賽眼爾莫傷僧富適等淫人殃何似千山影裡坐寒灰枯木旃檀香不見長清寶公方開堂

金石萃編長清靈嚴寺寶公開堂疏竊以丈室駐錫便知祖道之興諸天雨花喜遇禪林之伯判殺訛之公案舉最上之因緣不有能仁難安勝境伏惟寶公堂頭和尚早具銀金之爐輔妙傳出世之律梁枯木寒灰晏坐于千峯影裡騰蛟起鳳進步于百尺竿頭茲緣緇素之道場信堂堂龍象之姿赴肅肅人天之會白雲堆裏不妨依舊經行碧眼胡邊無惜斬新拈出

永洪睿算廣震潮音謹疏皇統九年八月日疏

### 地牢嘆

### 紀刑罰失中也

刑志金國舊俗其獄則掘地深廣數丈為之大金國志高慶裔請于粘罕令諸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夾城重塹以圍之粘罕行其說

畫地為牢議不入掘地為牢恨不出牢深三丈分三層夾城圍之障天日嗟嗟高慶裔來索真伯仲天道最好生冥冥肯爾縱罪不貸一錢計賊熟比重地獄設為誰請公入此甕君不見金源舊俗多仁風輕罪但許笞柳

天金國志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為盜者知劫竊均一死故竊盜息而劫盜盛又天會十五年高慶裔以賊下大理寺獄粘罕乞免官為庶人贖慶裔之罪國主不許斬慶裔于會寧市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于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保之以此慶裔常教粘罕反也明矣時山東路轉運使劉思肅州防禦使李興麟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慶裔下獄思伏誅興麟杖脊除籍為民溫訊值改元赦得免其餘連坐甚眾皆粘罕之爪牙粘罕自是失勢矣安得不憤悶而死刑志

女戶哀

紀力役之變也

天金國志皇統三年春雲中家戶軍女戶陳氏婦姑持產業契書共告於元帥府以父子俱陣亡無可充役願盡納產業於官以免充役元帥怒其沮壞軍法殺之金國民軍有二一日家戶

軍以家產高下定二日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諸稱家戶者不以丁數論故家戶至于絕人

丁至于傭賤俱不得免也

夫人城那可據娘子軍在何處閨門不解小戎詩焉能  
盜鏢韃弓去元帥撩髯赫然怒軍法豈容編戶沮會見  
從戎有木蘭奚須教戰勞孫武婦姑驚顧淚潛潛民命  
原知類草菅細柳營前隕首易桃花馬上請纓難嗚呼  
苛政猛于虎泰山之婦尚安堵軍中兵氣恐不揚玉碎  
珠沉泣女戶

生日禮

紀思陵不知人也

熙宗悼平皇后裴滿氏傳左丞相亮生日上遣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鵲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生日禮物熙宗聞之怒遂杖興國而奪回所賜海陵本懷覬覦因之疑畏愈甚蕭牆之變從此萌矣

烏拽馬上已誕粘沒喝正月旦生辰各自擇佳辰廼古

酒憐生已晚生雖晚禮不減天使來增氣燄君不見玉

吐鵲何煌煌御廐馬何昂昂別有深心一幅畫願卿能

作司馬光司馬光不易擬宮中物太有禮興國亂從此

始

洪皓松漠紀聞帥將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逆臣傳大興國事熙宗為寢殿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未嘗去左右

海陵謀弒乃因李老僧結興國召至臥內曰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賜物君遂被杖我亦見疑主上嘗言會須殺君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舉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謀議已定爾以為何如興國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緩也乃約十二月九日夜起事興國取符鑰開門矯詔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常置佩刀于御榻上是夜與國先取投榻下及亂作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弒海陵既立以興國為廣陽尹天德四年改崇義軍節度使賜名邦基世宗即位磔于思陵之側

肆赦草

紀淫刑也

金綱目皇統九年夏四月大風壞民居肆赦殺翰林學士張鈞

有龍門榆林大風壞官舍學士草赦文學士先不赦稱孤稱寡帝王詞眇眇愁予憶楚辭寡昧數言細剖析為

毀為譯兩不知噫嘻乎孤無親不曉事為瞎兒為孩稚  
字字稱情如議謚夜半呼刀不見刀人不赦我血痕漬

五行志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雷雨震寢殿  
鳴尾壤有火入帝寢燒幃幔上懼徙別殿丁丑有龍  
門于利州榆林河上大風壞民居官舍十六七木瓦  
人畜皆飄揚十餘里死傷者數百同知州事石抹里  
壓死 俊辛傳蕭肄本奚人有寵于熙宗復諂事悼  
后累官參知政事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雷雨  
電震壞寢殿欲下詔罪已翰林學士張鈞視草鈞意  
欲奉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干  
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肄譯奏曰弗類是  
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眇予小子等語肄譯奏曰弗類是  
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帝  
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以手劒釐其  
口而醢之賜肆通天犀帶憑恃恩倖視同列遂與  
海陵有惡及篡立加大臣官爵例加銀青光祿大夫  
數日召肄詰之曰學士張鈞何罪被誅爾何功受賞  
肄不能對于是詔除名放歸田里禁錮不得出百里

外本紀亮懷刀與其妹夫特厮隨辨入室宮門守  
者以辨駙馬不疑內之及殿門衛士覺抽刀劒之莫  
敢動忽土阿里出虎至帝前帝求榻上常所置佩刀  
已為與國易置其處忽土阿里出虎遂進弑帝亮復  
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帝崩時年三十一左丞  
相秉德等遂奉亮坐羅拜呼萬歲立以為帝降帝為  
東昏王葬於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于大  
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二十八年以思陵狹  
小改葬于峨眉  
谷仍號思陵

三志引

海陵庶人狂悖性成紀始願也

俊幸傳高懷貞為尚書省令史素與海陵狎昵  
海陵久蓄不臣之心嘗與懷貞各言所志海陵  
曰我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  
國執其君長問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  
之三也由是小人俊夫  
皆知其志爭進諛說

朝有政自我出國有君任我執室有人色並絕一志得  
妖淫升二志得兵戈爭三志得篡亂興斷雲有劍嫌不  
快生平愛看嫦娥態撼搖霹靂震山河許大青天都障  
礙。

本紀廢帝海陵庶人亮字元功本諱迪古乃遼王宗  
幹第二子也母大氏天輔六年壬寅歲生天眷三年  
年十八以宗室子為奉國上將軍赴梁王宗弼軍前  
任使以為將軍萬戶遷驃騎上將軍皇統四年加龍  
虎衛上將軍中京留守遷光祿大夫為人慄急多猜  
忌殘忍任數八年六月拜平章事十一月拜右丞相  
九年正月兼都元帥熙宗嘗以事杖左丞唐括辨及  
右丞相秉德辨乃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而烏帶先  
以此謀告海陵他日海陵與辨語及廢立事曰若舉  
大事誰可立也辨曰昨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  
阿懶亮曰阿懶疎屬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耶海陵  
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于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十

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宗幹恩徒軍阿里出虎與海陵  
姻家大興國給事殿時乘夜從主者取符鑰歸  
家以為常與國嘗以李老僧屬海陵得為尙書省令  
史故使老僧結興國為內應而興國亦以被杖怨熙  
宗遂與亮約十二月丁巳忽土阿里出虎內直是夜  
遂弒熙宗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  
今復何疑乃奉海陵坐皆拜稱萬歲宋稗類鈔逆  
亮未篡偽封岐王為平章政事好為詩詞語出輒嘔  
強愬愬有不為人下之意嘗書壁述懷曰蛟龍潛匿  
隱滄波且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  
靂震山河又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仙日停盃不舉  
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  
通天障礙虬髯斷星眸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  
截斷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態兇威真可掬也  
按  
都古嚕訥  
料石岡

海陵語多虛矣靈應吉卜亦未可信

本紀貞元元年十月丁巳獵于良鄉封料石岡神為靈應王初海陵嘗過此祠持環玦禱曰使吾有天命當得吉卜投之吉又禱曰果如所卜他日當有報否則毀爾祠宇投之又吉故封之蔣一葵長安客話良鄉縣城東里許有石岡石赤色如燎可以取火因名燎石岡舊有佛塔亦名塔岡

楚靈投龜遠詬天世無此狂三千年煬王區區冀余昇  
凶焰欲到乾溪前石岡山神心欲弔文武才能徒自耀  
面目雖黑袍欲黃難博他年靈應號嗚呼靈應實不靈  
大定登極降海陵不然自誇獲神佑子虛環玦皆無徵  
君不見小鹿三大鹿一發矢橫從門脊歇鐸瓦酬天自  
述空屑屑

海陵諸嬖傳莎里古真在外為淫泆海陵聞之大怒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倖岸過于我者乎按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傅宗本女也為海陵再從姊妹周陵之海陵集余奉使至燕山朝見之日見金主儀衛華整過于中國其御榻以七寶為飾夾坐有狻猊二高丈餘金主亮面鰲黑目下視長鬚于貞元殿見其狀後幸張仲軻傳海陵獵于途你山次于鐸瓦酬天而拜謂羣臣曰朕幼時習射至一門下默祝曰若我異日大貴當使一矢橫加門脊上及射果橫加門脊上後為中京留守嘗又獵于此地圍未合禱曰若我有大位百步之內當獲三鹿若止為公相獲一而已于是不及百步連獲三鹿又祝曰若統一海內當復獲一大鹿于是果獲一大鹿此事嘗與蕭裕言之朕今復至此地故拜真焉海陵意欲取江南故先設此禳祥以諷羣臣是以仲軻每先逢其意南伐之

餘儉歌

紀作偽也

本紀海陵在位十餘年每飾情貌以御臣下却尚食進鷺以示儉及遊獵頗次不時需索一鷺一鷓民間或用數萬售之有以一牛易一鷓者或以敝衾覆衣以示近臣或服補綴令記注官見之或取軍士陳米飯與尚食同進先食軍士飯幾盡或見民車陷泥澤令衛士下挽俟車出然後行與近臣燕語輒引古昔賢君以自況

正隆之儉孰與論大內疑有貧兒村敝衣覆衾多埃塵軍士陳米充昏晨鷺鴨不待諫議爭噫嘻乎悲哉一牛兮一鷓千錢兮尺翎玉鈞帶兮珍珠巾奴婢賜予黃金輕正隆之儉孰與倫

建炎進退志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官趙霈請禁宰鷺鴨時稱鷺鴨諫議適聞金有龍虎大王來南侵胡

致堂曰此間有鷺鴨諫議足以當之本紀天德三年命大官嘗膳惟進魚肉舊貢鷺鴨等悉罷之又中都與四方所造軍器材用皆賦于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烏鵲狗彘無不被害大興國傳再賜興國錢千萬黃金四百兩真珠巾玉鈞帶玉佩刀及玉校鞍轡張仲軻傳左右或無官職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顯階海陵語其人曰爾復能名之乎常置黃金襦袴間喜之者令自取之其濫賜如此

燕京城

紀遷都也

楊王江上錄岐王亮弒主自立改元天德內使梁漢臣本宋內侍進日燕京自古霸國虎視中原為萬世之基陛下宜修燕京時復巡幸遂納其言差漢臣充修燕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為副使自天德四年起至貞元元年畢工以燕京為中都擇日遷燕山府



美哉山河之固乃在尾箕野析木躔居庸障其背河濟襟其前紫荆山海左右控抱磐石堅上有言詢國遷地暖好種百本蓮下有言轉輸艱天地之中官民便官民便君王歡集工匠役三年外城複道自曲曲劉王夜避燈火連汴京工巧備燕用棟宇牕戶一一定自天嗚呼煬王啟燕京何殊始皇築長城黃麾細仗一萬八百二十人坐看眾星拱北辰

謝肇淛五雜俎燕山建都自古未嘗有此議也豈以其地逼近邊塞耶自今觀之居庸障其背河濟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帶誠天造地設以待我國家者且京師建極如人之元首然後須枕籍而前須絲遠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齊晉爲肩吳楚爲腹閩廣爲足浙海東環滇蜀

西抱真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大金國志天德二年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爲右丞相一日宮中晏閒固問漢臣曰朕裁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江南爲橘江北爲枳蓋地氣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蓮主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遷張棟正隆事迹完顏亮殺兄亶而自立明年下詔求言是時上封事者多言會寧僻處一隅官艱于轉輸民艱于赴愬宜徙居燕山以應天地之中亮深然之即日使官佐張浩右相張通古役天下夫匠百萬肖京師之髣髴營都于燕山三年乃成金國南遷錄初忠獻王粘罕有志都燕因遠人宮闕于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池塹一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倉廩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兀室將軍韓常婁宿皆笑其過計忠獻曰百年間當以我言爲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既營宮室欲撤其城翟天祺曰忠獻開國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夷堅志金天德二年五月以燕山城隘而人衆欲廣之其東南隅曰道州門西南曰西京城門各有高邱俗呼爲燕王塚不能知其何代何王也及是立標將定其址東墓正妨礙都民于中夜時聞人聲云燕王遷都

皆出而觀之見鑾輅儀衛前後雜遼燈燭熒耀香風襲人羅列十里從東邸至西塚遂滅明日復然民以白府留守張君為請于朝乃枉其壘以避之按蔡珪傳東墓乃西漢高祖子燕靈王劉建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也有兩燕王墓辨周密癸辛雜識亦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牕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工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治燕都擇汴宮牕戶刻鏤工巧者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此即先兆也儀衛志天德五年海陵遷都于燕用黃麾仗一萬八百二十三人騎三千九百六十九分八節

交鈔庫

紀錢幣也

金綱目貞元元年五月置交鈔庫以銅少置鈔引自一貫至十貫謂之大鈔一百至七百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為期納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公私便之

金源龍興未鑄錢遼宋雜用四十年寶源寶豐新設局

正隆通寶箇箇圓通錢之窮則有鈔圍闌四面花紋罩

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號外篆衡闌天子詔擣造無須士子心質劑亦稟周官教是時銀幣未大行公私俱便楮幣輕唐之飛錢宋會子易新納故字畫明噫嘻乎行易敗之楮棄可久之銅罔民積弊那可窮陽錢陰楮齒

冷劉秉忠

食貨志錢幣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寶阜昌重寶亦用之海陵庶人貞元二年遷都之後戶部尚書蔡松年復鈔引法遂製交鈔與錢並用正隆二年已歷四十餘歲始議鼓鑄冬十月初禁銅越外界懸罪賞格括民間銅鑄器陝西南京者輸京兆他路悉輸中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錢監二東日寶源西日寶豐京兆置監一日利用三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如宋小平錢而肉好字文峻整過之交鈔之

制外為闌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  
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偽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  
三百貫料號衡闌下曰中都交鈔庫准尚書戶部符  
承都堂劄付戶部覆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聖旨  
印造逐路交鈔于某庫納錢換鈔更許于某庫納鈔  
換錢如字文故暗鈔紙庫納錢許于所屬庫司納舊換  
新若到庫支錢或倒換新鈔每貫剋工墨錢若干文  
為之寤思日豈得殺士為之耶高后日士子苦心程  
業文課即心也因命取太學積課簿搗造果成顧  
炎武日知錄鈔法之與因于前代未以銀為幣而患  
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  
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致而楮幣自無所用故議者  
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考之實錄二十七年八月丙  
戌禁用銅錢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  
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為  
十貫是國初造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  
行于是有奸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蓋  
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鈔之不利而并  
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輒熟易敗之物孟子

日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若鈔法者其罔民  
之一事乎元史鈔始于唐之飛錢宋之會子金之  
交鈔其法以物為母鈔為子母相權而行即周官  
質劑之意也世祖嘗以錢幣問太保劉秉忠對曰錢  
行于陽楮用于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  
陛下龍興沙漠且將不靖遂絕不用楮幣俾子孫世守之  
若用錢迨武宗頗用之不久輒罷

### 大房山

### 紀遷諸陵也

本紀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峯寺  
為山陵建行宮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房山正事  
京等如上海奉遷太祖太宗梓宮丙寅如大房  
山營山陵六月乙未命左丞相僕散思恭如大  
正丞胡拔魯如上京奉遷山陵八月壬午如大  
房山甲申啟土賜役夫人絹一匹九月己未如  
大房山丁卯上親迎梓宮于東郊已卯梓宮至中  
祭十月戊寅奠梓宮于東郊已卯梓宮至中都

丁酉大房山行宮成名曰磬寧十一年乙巳朔  
梓宮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按涿州志金諸  
帝陵在縣西北二  
十里雲峰山下

灤水齧墓前和見滑山兆域始一變海陵事事喜更新  
十帝梓宮歷郊甸峩峩大房山司天卜云吉迎自沙流  
河磬寧祝骸骨今日山陵拜列祖他日遺骸葬何所龍  
城峯巒深復深淺魂不共諸王伍惡謚東昏記昔年蛾  
眉陵冢仍巍然轉車一去鹿門谷愁絕雲峯燒飯天

大金國志國初祖宗葬于護國林之東遼海陵陟燕  
命司天臺卜地得良鄉縣西五十里大洪谷曰龍城  
寺峯巒秀出林木隱映遂築陵遷葬惟熙宗葬于山  
陰海陵紀大定二年二月世宗使小底妻室與南  
京官遷其柩于寧德宮四月葬于大房山鹿門谷諸  
王兆域中二十年熙宗既耐廟有司奏曰煬王之罪

未正準晉趙王倫廢惠帝自立惠帝反正誅倫廢為  
庶人煬王罪惡過于倫不當有王封亦不當在諸王  
坐域乃詔降為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  
按海陵弑熙宗降封為東昏王大定中改葬峨眉  
谷註見前肆赦草周麟之海陵集金主亮  
離燕京詣諸陵祭享其俗相傳謂之燒飯天

### 二束杖

#### 紀海陵始迎嫡母也

本紀貞元四年九月丁卯上親迎梓宮及皇太  
后于沙流河命左右持杖二束踞太后前曰亮  
不孝久失溫靖願痛笞之太后掖起之曰凡民  
有子克家猶愛之況我有子如此叱持杖者退  
杖母不可杖宗婦不杖之杖已無母中都自遷會寧留  
棄置阿母眞負負大氏遺命正不頗一朝迎自沙流河  
左右踞進杖二束自知往日愆尤多愆尤多話難了二

東杖猶嫌少。可憐慈宮慈。漫道阿家好。有子能克家。儘以娛衰老。輿輦徒行扶掖恭。虛情虛意誰能曉。天崩地裂。寧康宮有詔。携蒲惜未終。太祖殿下有鐵杖。他時那免鬼。髻紅。

后妃傳海陵嫡母徒單氏宗幹之正室也徒單無子次室大氏生三子長卽海陵庶人也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謹相得甚歡天德二年正月徒單與大氏俱尊爲皇太后徒單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天德二年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方與坐客語大氏踞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豈能尙如前日耶自是嫌隙愈深天德四年海陵遷中都獨留徒單於上京貞元元年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終謂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三年十月太后至中都海陵率百官

郊迎入居壽康宮海陵侍太后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掖之常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太后亦以爲誠然及謀伐宋太后諫止之海陵不悅每謁太后還必忿忿人不知其所以然及至汴京太后居寧德宮太后使侍婢高福娘問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告海陵海陵乃召點檢大懷忠上衣局使虎特末等使役太后於寧德宮太后方携蒲大懷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護衛高福等繼殺之年五十三封高福娘爲郎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太定間自澤州械特末哥福娘至中都誅之宋史韓世忠嘗言豈可使他日受太祖鐵杖於地下劉克莊老吏詩只恐閻羅難抹過鐵鞭他日鬼髻紅

### 南京怨

南京營建史稱一殿之費以億萬計之汴民力

竭矣

地理志南京路國初日汴京貞元元年更號南京  
金綱目正隆三年九月營建南京宮室時  
將南侵故營汴使左相  
張浩參政敬嗣暉督之

舊宮材料從汴去。新宮材料向汴聚。千萬纔看一木來。  
億萬乃得一殿住。咄哉宦者何苛求。役使人力如馬牛。  
成而復毀不少惜。長夜慘淡人膏油。蒼蒼顧之大悽愴。  
千古亾王此無兩。南薰門外風雨來。霎然吹斷黃麾仗。  
君不見會寧宮殿黍離離。清蹕五雲復幾時。江邊戰艦  
更休問金屑漫空作雪飛。

海陵取汴宮材料修治燕京駐見燕京城篇  
本紀  
營南京宮殿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

五百人宮殿之飾。遍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  
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其南征造戰艦。江上毀民廬舍。以為材。煮死人膏。以  
為油。殫民力如馬牛。費材用如土苴。空國以圖人國。  
遂至于敗。宦者傳梁琬本大吳家奴。隨元妃入宮。  
以閭豎事海陵。琬性便佞。善迎合。特見寵信。累官近  
侍。局使及營建南京宮室。海陵數使琬往視工役。  
是時一殿之費已不可勝紀。琬或言其未善。即盡撤  
去。雖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與之均禮。大金國志  
南薰門國主及門而暴風雨至。儀從皆不克舉。于  
綱目正隆二年冬十月。詔毀會寧宮殿及士大夫第  
宅。俱命撤毀。使民耕種。楊陸榮曰。會寧金發祥之地。  
海陵在位始創。上京之名。繼罷留守之職。終毀第宅。  
黍離之嘆。不待亾國而已見矣。樂志正隆六年。駕  
幸南京。導引曲神宮。壯麗宮殿。壓蓬萊。向晚九門開。  
仗清蹕。絕塵埃。都人齊唱昇平曲。更進萬年杯。

宗安書

紀撒離喝冤獄也

本傳海陵念撒離喝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以為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又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使係屬籍以玉帶璽書賜之撒離喝至汴詔諭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撻不野無使撒離喝預軍事人皆知海陵使撻不野圖之矣元帥府令史遙設希海陵旨誣撒離喝父子謀反并平章宗義尚書謀里野等遙謁學撒離喝手署及印文詐為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從左都監奔睹上變封題作已經開拆者書紙隱約有白字作會經水浸致字盡分明者稱御史大夫宗安于宮門外遺下此書遙設拾得之其書略曰撻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常有隄防應是知得上意移刺補丞相于我不好若遲緩分毫猜疑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渾每見此書約定月日教掃胡令史卻寫白字書來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洩安得于朝門外遺之有司掠管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置掃胡廬炭上掃胡不能堪

自誣服宗安曰我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冤對我終不能引屈終不服而死使厮魯渾殺撒離喝于汴族其家

撻不野于我不好移刺補于我不好阿渾隄防須及早此書問宗安宗安全不知剖肌未及藏宮門竟失之緋衣獄吏行生風書紙白字安當中更番管掠不知數但見逼人鑪火紅血戰疆場四十秋威名劔外十三州鵬兒手署學得好無情汴水為不流南朝冤獄莫須有岳雲之書出誰手千古功臣泣功狗

本傳果本名撒離喝安帝六代孫泰州婆盧火之族胡魯補山之子雄偉有才略太祖愛之常在軍中及婆盧火為泰州都統宗族皆隨遷泰州撒離喝嘗為世祖養子獨得不遷仍居按出虎水宗翰宗望凡再

克汴執宋二主北還宗望分遣諸將定河北左都監  
闍母攻下河間雄州李成棄城走撒離喝邀擊大破  
之雄州遂降居無何請收劔外十三州與王彥之軍  
七千人遇于沙會樂敗之遂克金州連破吳玠諸軍  
于饒風關通鑑時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  
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檜聞飛統  
制王俊善告許號鵬兒以姦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  
諭之俊即許諾于是俊檜謀以王貴王俊皆飛部將  
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乃自  
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  
柄使貴執憲俊親行鞫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  
書命憲營還兵計檜矯詔召飛父子遂與雲就大理  
獄万俟卨等傳會其獄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  
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  
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蹴陰嘆

兀术子孛迭以勇見忌惜其不知韜晦也

金綱目貞元二年冬十月殺廣寧尹韓王孛迭  
孛迭兀术子勇力過人馬無良惡皆如意海陵  
深忌之孛迭侍妾與六斤私通六斤首告孛迭  
嘗言阿里出虎有貸死券不應見殺海陵命咸  
里鞠之孛迭言嘗論券事非有反心六斤亦自  
引伏海陵復命李老僧鞠之老僧夜至囚所蹴  
其陰哀號痛楚達于內外而死妻大氏徒  
單氏子羊蹄皆死大定初追復官爵改葬

奇刑以足不以手毒過腐遷牛馬走老僧何事與陰仇  
博罷廣寧恣雜蹂金券煌煌貸死文太師勲業渺無倫  
君王自欲興三罪奴婢何須怨六斤噫嘻乎彎強弓誇  
擊鞠揮鐵鎚穿豕腹性命那知供一蹴悔不釀酒三萬  
斛日從奔睹醉鄉相追逐

逆臣李老僧傳海陵惡韓王亨將殺之求其罪不可  
得遂以亨為廣寧尹再任老僧同知使伺察亨構致



其罪亨喜博及至廣寧常與老僧博待之甚厚老僧  
由是不忍致亨死罪遲疑者久之海陵再使小底訛  
論促老僧老僧乃與亨家奴六斤謀殺亨獄中語在  
亨傳及耶律安禮自廣寧還朝海陵謂之曰亨迭三  
罪伏其一已見舛望爾乃梁王故吏若亨伏辜必罪  
及親戚故榜殺之亨傳亨本名字迭海陵賜良弓  
亨性直材勇絕人喜自負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海  
陵遂忌之出為真定尹後改廣寧尹亨擊鞞為天下  
第一常獨當數人馬無良惡皆如意馬方馳輒投杖  
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收獵持鐵連錘擊狐兔  
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羣豕亨曰我能以錘殺之  
即奮錘遙擊中其腹穿入之終以勇力見忌焉  
睹傳昂本名奔暗景祖弟字黑之孫斜幹之子在海  
陵時縱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海陵聞之常面戒不令  
飲得間輒飲如故大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為置酒私  
第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庶人從母姊也  
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侮  
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  
聞者稱之

追告身

海陵屠戮宗室追取封爵人人自危矣

本紀正隆二年二月癸卯改定親王以下封爵  
等第命置局追取存公誥身存者二品以上一  
品參酌削降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  
皆立限毀抹雖墳墓碑誌並發而毀之

蕭家大鳥來燕京珠宮貝闕從風傾手屠龍種畧已盡  
苛細算及封爵名我聞封爵濫自唐牙將奴僕皆呼王  
降公降侯稟周制墳墓磨洗殘碑忤子孫無辜不保首  
封爵區區亦何有一霎天潢盡顛墜那許告身易一醉

金綱目天德二年夏四月大殺宗室海陵忌太宗諸  
子盛強與蕭裕謀殺之并惡秉德于廢立時不即勸  
進乃令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左丞唐括辨大  
宗正胡里甲至而殺之遣使殺東京留守阿鄰北京

留守斛祿補領南京行臺事秉德并其親屬凡誅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罕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及粘罕後俱絕而以蕭玉尙主

### 講武殿

### 紀宋遼二主被殺也

楊陸榮曰淵聖之凶史書卒而此書殺者非敢悖正史而從稗史也攷世宗即位之詔臚列海陵罪惡而二主之不得其死明列詔書則知前之不書殺者史諱之也又任元受祭文有六軍編素威聲義帝之冤句其被慘殺無疑故依竊憤錄書殺以紀實一以見海陵之罪一以垂國偷生者之炯戒云

此間樂不思蜀遼宋主同一局執戟無憂晉愍孤牽衣只少辛賓哭炎天六月日正長堂開講武旌旗揚長鬚

黑面據高坐左右隊長牽紅繩廿年鳩翼雙棲宿講武重遭領隊辱願作降王竟不終如君高壽真非福嗚呼一箭一天子自古耀武那有此兩國太祖目裂皆劉禪恨不成都死

金綱目正隆元年夏六月殺宋故少主天水郡公趙桓遼故主豫王耶律延禧及其宗族無遺海陵與諸王大臣大閱兵馬于講武殿召宋遼二主使各領一隊相擊甫上馬有鐵騎自場角來衝射故遼主貫心而死宋故主見之驚墮馬下亦被箭而死  
七修類稿紹興六年上皇崩于均州亦被箭而死  
往源昌州八年少帝復至燕齊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于鳩翼府十三年賜帝居燕京寺十五年徒少帝出城亮殺金主宣并后自即位紹興十五年徒少帝出城東田玉觀二十年復徙少帝入城囚于左院  
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

金源紀事言 卷四  
治通鑑 紹興二年六十靖康帝卒于金卽  
金正隆元年也七修類彙作二十二年誤

良鄉哀

美世宗后烏林答氏也其猶衛風之有柏舟歟

后妃傳世宗昭德皇后烏林答氏聰敏孝慈容儀整肅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来中都后念若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奉詔去濟南而死世宗可以免謂世宗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王府臣僕張謹言喻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為我禱諸東嶽我不負王使皇天后士明監我心后既離濟南從行者知后必不肯見海陵將自為之所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途七十里從行者防之稍緩后得間即自殺海陵猶疑世宗教之使然世宗自濟南改西京留守過良鄉使魯國公主葬后于宛平縣土魯原大定二年追册為昭德皇后

從姊妹聯袂去諸宗婦深宮住義烈從無一人著定哥

來殺烏帶堂古來贈金袋情誼有無總賈害妾身生死

葛王妻入宮恐為巢刺妃琉璃河頭一照影不忍更食

金粟梨蕭條古驛真清絕皇天后土心如結瓣香自有

東嶽知固節之節凜霜雪

趙翼廿二史劄記海陵荒淫最為醜穢身為帝王採取美豔何求不得乃專於宗族親戚中恣為姦亂甚至殺其父殺其夫而納之此千古未有也金史所載除一后三妃外諸嬖幸有名者已二十餘人凡宗室被殺者皆納其婦女曹王宗敏妻阿懶廣陵叔母也宗磐子何固岱妻阿里庫從嫂也其女重節則從姪女也宗本子薩爾拉妻宗回子呼喇勒妻和色哩妻秉德弟嘉里妻皆從嫂也壽甯縣主實庫宗望女也靜樂縣主布拉及錫納宗弼女也實古爾宗雋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蘇吟和卓及其妹伊都宗本女也皆再從姊妹也海陵皆私之

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海  
陵舊嘗有私侍婢貴哥與知之烏帶在鎮定哥使貴  
哥問海陵及兩宮太后起居因貴哥傳語曰能殺汝  
夫以從我乎貴哥歸具以告定哥曰少時醜惡  
事已可恥今兒女已成立豈可為此海陵聞之使謂  
定哥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因烏  
帶醉酒令葛温曷魯縊殺烏帶海陵聞烏帶死許為  
哀傷已葬烏帶郎納定哥宮中為娘子貞元元年封  
為貴妃又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嘗許嫁奚人蕭堂  
古帶海陵納之封為昭媛堂古帶為護衛察八使侍  
女習然以軟金鶴鶉袋數枚遺之事覺是時堂古帶  
謁告在河間驛召問之堂古帶以實對海陵釋其罪  
海陵登寶昌門樓以察八狗諸后妃手刃擊之墮門  
下死并誅侍女習然世宗紀皇統間封葛王長  
安客話良鄉縣南四十里有琉璃河自房山龍泉流  
至霸州入拒馬河又胡良河自房山經涿州入此河  
舊有橋長數十丈蓋鎮壓之物俗謂王彥章所遺鐵  
篙非也范成大石湖集良鄉燕山屬邑驛中供金  
粟梨天生子皆珍果長安客話固節驛以縣得名  
金主亮荒淫不道召葛王烏祿妃烏林答氏妃謂烏

祿曰妾不行上怒必殺王我當自裁不以相累行至  
良鄉驛妃問何名左右以固節對后曰我得死所矣  
遂自殺按良鄉縣在順天府西南七十里唐  
以不從安史之叛改名固節縣見名勝志

刊目吟

紀海陵淫虐也

海陵諸嬖傳凡坐中有嬪御海陵必自擲一物  
于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誠宮中給使男  
子于妃嬪位舉首者刃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  
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  
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告曰賞錢二百萬男人  
倉卒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  
言者皆釋之

深宮羅置傾城色。雜坐不須雲母隔。無人平視學劉楨。  
笑爾妬癡過李益。仲軻僕侍事休提。竟日頭低許噬臍。

一物擲來環視久。四人行去便旋遲。百鍊寶刀左右弄。舉首抉睛宮令重。任是餘都貌不揚。不容目類飛鴻送。玉階誤觸語爭先。百萬朝來護賞錢。祇有褻衣盈大篋。乞兒白日上青天。

侯幸傳張仲軻本名牛兒市井無賴說傳奇小說雜非優詼諧語為業海陵引之左右以資嬉笑及即位為秘書郎海陵嘗對仲軻與嬪妃褻瀆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又嘗令仲軻裸形以觀之諸嬖傳餘都牌印鬆古刺妻也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貴妃定哥傳定哥自其夫時與家奴閻乞兒通嘗以衣服遺乞兒及為貴妃以如家舊人給事本位定哥既怨海陵疎已復欲與乞兒通有比邱尼三人出入宮中定哥使比邱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定哥欲以計納乞兒宮中恐閻者索之乃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遣人載之入宮閻者索之見篋中皆褻衣固悔懼定哥使人詰責

閻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玩視何也我且奏之閻者惶恐死罪請後不敢定哥乃使人以大篋盛乞兒載入宮中閻者故不敢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使衣婦人衣雜諸宮婢抵暮遣出貴哥以告海陵定哥縊死乞兒及比邱尼三人皆伏誅

鑄佛金

紀徒單恭貪贖也

世威傳徒單恭本名斜也海陵后徒單氏斜也女為會審牧封王未幾拜平章政事斜也貪鄙使工繪一佛像自稱嘗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嘗鑄佛盡入其家百姓號為金總管

廬山鐵羅漢載歸自曹翰羅漢空空。是公化作黃金。坐艦中我是如來大弟子。學佛原從布金始。不見陳平。

盜嫂非只知忽觀分財是身。佛兮佛。即身佛法。慈悲如不聞。但願紫標黃榜。學得阿六法。更造八萬四千塔。徒單恭傳斜也。兄定哥。尚太祖長女兀魯定哥。死無子。以季弟之子查刺為後。斜也謀取其兄家財。強納兀魯為室。而不相能。兀魯嘗怨哥斜也。斜也妄忽。撻與兀魯不叶。乃譖兀魯于海陵。后徒單氏曰。兀魯怨上殺其兄。宗敏有怨。望語海陵。使蕭裕鞫之。忽撻得幸于徒單。后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斜也。因而盡奪查刺家財。忽觀傳忽觀。歷橫海崇義軍節度使。以后戚恬勢。賊汗不法。其在橫海。拜富人為父。及死。為之行服。而分其資。在崇義。諷寺僧設齋。受其施。及留守中京。益驕恣。苟可以得財。無不為者。選諸猛安富人子弟。為扎野規。取財物時。號閑郎君。

衛校尉

美宋殿帥楊存中也

庚堅志紹興庚午辛未之間。南北和好。堅定海陵。未萌樽噬之意。邊關機密。去來不甚苛急。有代班人衛校尉者。從襄漢來時。楊和王為殿前帥。曩在行伍中。與結義為兄弟者。往往投謁。一見楊驩。如平生仍事。以兄禮令。夫人隨出拜。常招飲于堂。欵曲殷勤。而不問其所向。兩月後。忽寢疎之。衛雅意。以楊方得路。志在一年。疑為人所譖。關赴之。至是大失望。棲怕過半年。疑為人所譖。乃告辭。又不與通。或教使伺其入朝。回遮道。陳狀。楊亦畧不與語。判狀尾云。執就常州。于本府某莊內支錢一百貫。衛愈不樂。又不識楊狀。所無庸憂。我將往常潤。當陪君往。既得錢。相從。累否衛欣然。許之。吾實欲遊中原。君能扶我。借北倩衛。置田曰。我欲作一窟。於此。衛使牙僧為尋之。乃言曰。吾本無冀于斯。此行盡出。楊相公處。分初慮公貪小利。輕捨鄉里。當今兵革不用。非展奮功名之秋。故遣我相。追隨為辨。生計所買。

良田已悉作衛氏名敬以此相付于是悉取契券與之一笑而別其事甚類蘇秦舍人之資給也

髯將軍將星大不學循王錢眼坐尋常賞賜黃金千財虜那堪當一唾翩然故人襄漢來園亭水月為君開天人玉立內庭拜歡譙日醉玻璃杯贈君錢常州庫置君田代州路粥米遙分向氏莊經營舊是蘇秦譜南朝將帥盡豪奢百萬錢緡用似沙瓦屋百間書萬卷江州只有岳爺爺

宋稗類鈔南渡諸將俱封王尊榮安富而張循王俊尤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天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

星而不見人玉衡不能卒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栢星也韓斲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眾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南宋書揚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嵎縣人紹興二年十月存中與劉猷戰于藕塘大破之猷以首抵謀主李懋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即以數騎遁去存中忠孝敢勇宿衛出人四十年最寡過葺園亭于湖山間高宗為書水月二字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追封和王宋稗類鈔和王第六女性極賢淑適向子豐居于雪米有所育主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氏使秘之以為己出且亟報王王喜甚厚以金繪花果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為粥米故向氏有崑山粥米莊云陔餘叢考南渡諸將帥之豪侈度越前代惟岳忠武之籍沒也僅金玉帶數條及布絹三千疋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書數千卷孝宗時追復官爵令給還原資主者具當時沒入之數共九千緡按宋人野史紹興中有以功臣財產為言者高宗為下詔曰南渡之初州縣皆盜賊所據命將征討朕當時自誓但期克復地土而賊之子

金源紀事言卷四  
女玉帛惟諸將所欲然則諸將帥之豪富益多獲賊  
所得而岳忠武之狗國忘家益可見矣金陀續編  
本部據江州申見在岳飛田產屋宇等有人承佃田  
三頃一畝地九十一畝水磨二所廊房草瓦屋共一  
百五十一間岳家市見今只存六十間地基屋宇  
共二百九十間奉聖旨令給還岳翁翁見通鑑

### 米芾塔

#### 紀吳激也

文藝傳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父拭宋進士官終  
朝奉郎知蘇州激米芾之婿也工詩能文字畫  
俊逸得芾筆意尤精樂府造語清婉哀而不傷  
將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為翰林待制有  
東山集十卷行世  
東山其自號也

微雲絕塞粘衰草秦女難歸山四繞流行坎止吳家郎  
霜華滿鬢罔潦倒南朝還唱後庭花鼓瑟湘靈絕技誇

滄海塵飛理舊譜十分幽怨寄胡笳胡笳未終雙淚落  
燈火青熒冷絃索莫言金馬玉堂人天涯一樣憐飄泊  
岐路悠悠幾歲年米家書畫心茫然惟應攜手蕭閒老  
風雪龍庭共問天

七修類稿宋靖康間有女子為金所俘自稱秦學士  
女道中題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  
讀者凄然曾有作秦女行者按秦少游詞山抹微雲  
天粘衰草吳彥高感舊詞梨園太平樂府醉幾度  
春風鬢變星星舞徹中原塵飛滄海風雪萬里龍庭  
寫胡笳幽怨人憔悴不似丹靑酒微醒一軒涼月燈  
火青熒自序云會寧府遇老姬善鼓瑟自言梨園舊  
籍因有感而賦此又南朝千古傷心事還唱後庭  
花詞選云彥高宴北人張侍御家有感又彥高警  
悟詞人生南北如歧路世事悠悠等風絮造化小兒  
無定據翻來覆去倒橫直豎眼見都如許伊周功業  
何須慕不學淵明便歸去坎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



馬竹籬茅舍總是無心處天金國志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季守燕山仕國朝為翰林學士松年行臺尚書省令史出身官至尚書右丞相鎮陽別業有蕭閒堂自號蕭閒老人文藝傳蔡松年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

鳳毛子

紀鄭子聃也

文藝傳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父宏遼金源令二子子京子聃楊邱行嘗謂人曰金源二子鳳毛也小者尤特達後必名世

金源預養丹青翻小者排虛更奇特賦詩不羨遠山紅。夢筆甯須方寸白天德爭看銀榜新同年紫陌共尋春。黃童久擅無雙譽魏國恥為第二人天子聞之微着惱。

進士翰林容再考織錦無憂花樣殊。紉兒那慮老娘倒。從茲領袖拜丹墀名下無虛帝始知他日京畿御史雨。應吟池上鳳毛詩。

天金國志劉昂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峯其後流落早賜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長聽煮茶聲文藝傳馬定國字子卿荏平人自少志趣不羣宣政未題詩酒家壁坐譏訕得罪亦因以知名初學詩未有入處夢其父與方寸白筆從是文章大進本傳子聃及冠有能賦聲天德三年邱行為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明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邱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調翼城丞遷贊皇令召為書畫直長子聃頗以才望自負常嫌不得為第一甲第一人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子聃子聃少之海陵問作賦如何對曰甚易因自矜且謂他人莫已若也海陵不悅乃

使子明與翰林修撰纂戩揚伯仁宣徽判官張汝霖  
 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顏同進士雜試七月癸未海陵  
 御寶昌門臨軒觀試以不貴異物民乃足為賦題忠  
 臣猶孝子為詩題憂國如飢渴為論題丁亥御便殿  
 親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明果第一海陵奇之  
 有頃進官三階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京畿旱詔子  
 明決囚遂澍雨  
 人以比顏真卿

金源紀事詩卷四

